論語五

季氏 堯曰
陽貨
微子
子張

論語卷之五

RARE Book
KYUNG
8.6
V.5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六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章胡氏曰疑亦齊論以皆稱孔子曰且三友三樂九思等條例與上下篇不同然亦無他左驗○厚齋馮氏曰上篇首衛靈公以識諸侯之失此篇首季氏以識大夫之失下篇首陽貨以識陪臣之失也此篇季氏而後即記禮樂征伐祿去公室之語乃記者以爲篇次之意勿軒熊氏曰首三章皆戒魯也餘亦雜記夫子言行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春秋傳曰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皡與有濟之祀註云伏羲之後在泰山南武陽縣之東北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遍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

孔子自衛反魯冉仕季氏不久而復（扶又反）之衛也（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又記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季孫謂其宰冉求曰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齊師戰于郊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遁冉有請從之季孫弗許○史記世家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仕陳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召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冉有為季氏將兵與齊戰於郎克之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趙氏曰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十一年魯以幣召之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時十四年小邾射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則子路尚在魯也必是此年復之衛次年死於孔悝之難）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平聲）

冉求爲去聲季氏聚斂去聲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問獨責求何也朱子一想他與謀較多一向倒在他身上去亦可知也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夫音扶

東蒙山名趙氏曰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厚齋馮氏曰按禹貢有二蒙徐州蒙羽其藝東蒙也梁州蔡蒙旅平西蒙也○洪氏曰魯頌曰奄有龜蒙遂[illegible]荒大東又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謂顓臾也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問從孟子地方百里之說則魯地安有七百里孟子曰七百里是禮記說每疑百里如何做得侯國又不得附庸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必不止百里然此處亦難考通考仁山金氏曰詩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謂周公封於魯爲方百里蓋以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竟注百蓋通山川附庸計也○黄氏紹曰大國地方百里者古制也然詩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則其地豈有百里而已哉孟子於班爵祿之制皆不能語其詳直討古制以爲言耳而朱子

之說則本諸戴記所謂封周公以曲阜之地七百里為說與王制若於漢儒固未可以為據周禮亦周公未成之書大禹會諸侯玉帛萬國至商僅千七百國則其土地併吞非復其舊武王革商亦因而授之未必能損強大之國使之悉就古制也諸侯之彊大而使周公太公以百里奚新造之齊魯則於其間其能久乎以此推之則二國始封必已不止百里矣社稷

猶去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左傳昭公五年春正月季孫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故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去聲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慶源輔氏曰不可伐而伐之則害仁不必伐而伐之則不智非所當伐而伐之則悖禮犯義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去聲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声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朱子曰相亦是贊相之義瞽者之相亦是如此○雙峯饒氏曰冉有眞身謀二路只是不能諫止危未至於顛故持之使不至顛顛則所踏須扶起之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声

兕野牛也趙氏曰兕似牛一角毛青皮堅可爲鎧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

季氏之惡已(音紀)不得不任其責也(朱子曰虎在山則主在他處不下典守者掌今在柙中走了櫝中毁了便是典守者之過○厚齋馮氏曰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夫子稱為具臣者以此)

冉有曰今夫(音扶)顓(音專)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固謂城郭完固費(音秘)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有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勉齋黃氏曰冉有此言但知費為季氏之邑而為季氏子孫謀也豈復知有魯哉○齊氏曰孔子之為司寇也使仲由墮費而求乃謀伐顓臾以益費是孔子弱三家以彊公室而求反之故)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舍上聲)

(孔子惟深責冉求以為非由本意也)

欲之謂貪其利(梅巖胡氏曰求以為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孔子從欲字發揣切責之)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去聲)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乞逆)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朱子曰不均不和不安在當時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語雖畧而意則詳也○雙峯饒氏曰均無貧以下文理參差與上文不相當對何也曰上兩句以貧與寡對說下三句又錯綜說大抵貧多起於不均均則不此皆是而無貧故曰均無貧不和則爭爭則土地雖廣人民雖衆而心常以為寡惟和而不爭則雖寡亦不見其為寡矣故曰和無寡傾覆生於不安人心苟安則禍亂不作自無傾覆之患矣故曰安無傾均無貧而後能和和無寡而後能安三者又自相因○鄭氏曰有國家者不患民之寡患無上下之分而至於不均不患財之乏而患在失上下之心而至於不安也均則民志定定則不貧和則民志一一則不寡不貧不寡則安矣安則不傾○厚齋馮氏曰夫子稱有國有家者止指魯與季氏言之

夫(音扶)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內治去聲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新安陳氏曰夫如是總包上三句即所謂內治脩也今不均不安既身內治脩反矣又欲興兵黷武則身脩文德亥矣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音預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併去聲責之遠人謂顓臾或曰顓臾在邦域中知何謂之遠人雙峯饒氏曰遠人不指遠夷中庸柔遠人在懷諸侯之上夫子以蕭音墻對顓臾由則蕭墻近顓臾遠其為遠人可知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左傳定公五年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季桓子之從父昆弟也虎欲為亂思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季氏族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魯南城門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即文伯及秦遄皆奔齊八年季寤桓子之弟公鉏極桓子族子公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叔孫氏庶子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叔孫帶之孫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代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十月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

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以適孟氏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陽氏敗陽虎說音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干楯也楯垂尹反兵器也可作盾戈戟也蕭墻屏音丙也問蕭墻朱子曰據鄭註云諸侯至屛內言有肅敬之意未知是否○厚齋馮氏曰蕭肅也臣之見君至屛而加肅故曰蕭墻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魯而去上聲季氏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師以逐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隙也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去聲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

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形甸反於經傳直戀反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音余○豫章羅氏曰昔季氏欲伐顓臾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其後陽虎果囚季桓子聖人之言可不爲萬世法哉自三代而下人主不師孔子之言不戒季氏之事而致蕭牆之害者多矣○厚齋馮氏曰聖門紀錄問答多單辭隻語無文章可觀惟此章數百辭折難抑揚優游反覆尤宜深味也[illegible]程氏復心曰謝說得夫子深責冉求之意洪說見夫子雖失位而猶有以及人○朱氏公遷曰聖人責之之辭見於論語者凡十章如子路使門人爲臣求也爲季氏聚斂冉有季路欲佐季氏伐顓臾此是因其行事之失而責之之辭也若宰我之問喪樊遲之問稼圃則因其請問之失而責之宰我言使民戰栗子路言有是哉子之迂則因其言辭之失而責之至於子貢方人而疎於自治冉求之畫宰予之晝寢而甘於自棄亦皆有責之之辭蓋聖人欲人有過則改之責之之深者所以爲愛之之至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

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禮王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放也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陪臣家臣也吳氏曰陪重也大夫於天子家臣於諸侯皆稱陪臣此謂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

大約世數不過如此厚齋馮氏曰先王之將五禮六樂掌之以宗伯九伐之法掌之以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干也至自諸侯出則逆理矣然苟可自諸侯出則亦可自大夫出而逆理甚矣苟可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可執國命而逆理愈甚矣○雙峯饒氏曰天下無道先從禮樂上僭起禮樂亂則征伐之權亦為之下移矣禮樂之中禮先而樂後蓋禮者道之節文有禮則上下之分定禮亂則便不和不和則爭爭則征伐之所從起征是上伐下於是諸侯互相侵伐是以治天下者先要於禮上整頓○吳氏曰十世五世三世言其極大約不出此數稽盡以起之下意戒竊權者此戒失權者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慶源輔氏曰天下有道諸侯既不得變禮樂專征伐則大夫亦豈得而專國政哉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廉反其口使不敢言也慶源輔氏

曰下無私議此有道之極致大驗使下尚有竊議者則上之人於道猶自慊必至於庶人自然不議方為有道之極○此

章通論天下之勢南軒張氏曰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

其道則權綱在已而在下莫敢干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己意可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

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之顧矣若諸侯可以竊之於天子則大

夫亦可以竊之於諸侯而陪臣亦可以竊之於大夫矣其理之逆必至於此也所以有十世五世三世之異者尹氏謂於理愈

逆則其亡愈近是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政出于一也庶人不議者民志定於下而無所私議也○止齋陳氏曰此章

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

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自有道而及於無道末又因無道而反於有道其欲維持名分挽今而返之古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

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而而私事襄仲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嬖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視其母弟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新安倪氏曰春秋是年書冬十月子卒公羊傳曰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是子卒之書左氏以為惡公羊以為赤集註曰子赤本公羊傳也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張存中曰見前章集註家臣屢叛下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與前章皆定公時語雙峯饒氏曰此章大意正發前章自大夫出一條而言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陳氏曰魯雖無桓文之霸然征伐亦云無按春秋可見凡興兵非奉

王命及請命而擅興者皆謂之征伐自諸侯出魯豈得與無僭也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
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扶問反
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
失之也或問田恒三晉何以不失朱子曰孔子之言常理也如書言惠迪吉從逆凶易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者也氣
數衍戾則當然而不然者多矣孰得而齊之況田恒三晉傳世亦皆不過五六胡氏又以後世篡奪之迹考之如莽懿高歡楊
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子孫四五傳而極矣唯晉祚差永而史謂元帝牛姓猶呂政之紹
嬴以此論之常理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歟〇南軒張氏曰斯言發於魯定之世蓋魯自宣公賴襄仲以立而三家
始盛專制魯國之賦而祿去公室矣又一世而政悉移於大夫自成公而下為國君者拱手聽命而已孔子於祿去公室政逮
大夫而知三桓子孫之必微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知之也夫三家視其君而起不奪不厭之心則夫陪臣視之亦何憚而
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於此哉〇慶源輔氏曰此
二章想只是一時之言分章者以前章通論天下之勢後章論魯事故於其中加孔子曰三字而析為二章爾〇厚齋馮氏曰

昭公之薨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之喪政四公矣以此知當時智者已有此論夫子故述之○洪氏曰前言十世五世理也今言五世四世者實也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下宜大而大者必微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平聲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 胡氏曰直者責善而無所回互諒者固執而無所更易多聞者有所參證而不謬偏見集註言友之之益所謂聞過則直有所聞者謂進於誠明則猶有待於進也蓋友諒者多聞未即至於誠明而識明了日是而入耳 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 胡氏曰便順適也字書云安也順適且安 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雙峯饒氏曰友直者友則雖過必聞友諒者友則信實相示多聞者友則多識前言往行知識日廣三者雖常情所畏懼然亦有益便辟者威儀習熟善柔者每事順從便佞者語言可聽三者皆常情所

狎悅不貞之卻有損舉三者爲勸又舉三者爲戒○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或問三友之說盡於集註之說而已矣朱子曰是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推而言之則是三者之友皆有薰陶漸漬之益焉皆有嚴憚畏法之益焉此皆有能起慕效之益焉不但如彼之所言而已也曰損者之友其相反奈何曰便辟則無責善之誠矣善柔則無固守之節矣便佞則無貫通之實矣○南軒張氏曰處者所以輒成己德者直者有過必聞諒者志信相與多聞者知識可廣是三者友之則使人常懷進修而不敢自足得不曰益乎便辟使佞諂面於辟與安者善柔謂善爲柔者辟則容止足恭柔則每事卑屈佞則巧言爲悅是三者友之則使人日趨於驕惰焉得不曰損乎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當謹乎此也○吳氏曰益者增其所未能損者壞其所本有及道損益豈止於三友子蓋舉言之從是推之皆可求也三樂亦然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音岳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音洛樂佚遊樂宴樂音洛損矣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利安陳氏曰禮之制度樂之聲容驕樂則侈肆

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烏故反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朱子曰三樂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酖毒是也三者如驕樂只是放恣佚靡最害事到得宴樂便是狎近小人踈遠君子○或問三者之損益曰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每夫道人善而悅慕勉強之意者多賢友而直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為益豈不大哉曰損者之相反奈何曰驕樂則不敬不和矣佚遊則怠人之善矣宴樂則憚親勝己矣○南軒張氏曰樂節禮樂則足以養中和之德樂道人之善則足以擴忠恕之心樂多賢友則足以賴輔成之功是烏得不曰益乎樂驕樂則長傲樂佚遊則志荒樂宴樂則志弱是烏得不曰損乎其益之原存乎敬肆而已○勉齋黃氏曰節禮樂者欲上循規蹈矩而不敢縱肆也道人善者志於為善以成其身也多賢友者樂於取友以自輔正也驕樂者恃氣以陵物則不復循規矩矣佚遊者怠惰而自適則不復志於為善矣宴樂者多欲以求安則不復望人之規正矣此其所以相反也○雙峯饒氏曰節禮樂三句都是天理一边驕樂三句都是人欲一边心向天理上則德日進而有益心向人欲上則德日退而有損○節禮樂只是謹之於毫釐之際不敎他過亦不敎他不及○驕

樂是奢侈如岐字雕墻之類佚遊如從流上下博弈田獵之類宴樂如飲食聲色之類○吳氏曰驕樂以驕爲樂宴樂以宴爲

樂宴合食也易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尹氏曰君之合於禮者何可廢但不可以是爲樂而荒淫耳

子之於好樂並去聲可不謹哉覺軒蔡氏曰三友損益之資於外者三樂損益之發於中者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胡氏曰不亦君子乎專以德言無君子莫治野人專以位言此章君子兼德位而語

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朱子曰聖人此言只是戒人言語以時不可妄發○南軒張氏曰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者不能然也不然鮮不蹈此三愆者矣○勉齋黃氏曰言有及未及者或數人侍坐長者當先言不言則及少者或君子先有問則承問者當先對不以少長拘也既有及未及又有未見顏色者雖及之而言亦須觀長者顏色或意他在或有不樂則亦未審言也○洪氏曰時然後言斷盡此章可與言而不言謂之失其時時未可言而遽言是躁急而不遜時可以言而不言是隱

匿而不發不躁不隱時可以言而或所與言者㝵不在是則亦非可言之時也不察而遽發之非惟不入其耳或反激其怒矣謂之瞽可也○雲峯胡氏曰言貴乎時中躁者先時而過乎中隱者後時而不及乎中瞽者冥然不知所謂中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厚齋馮氏曰血榮於陰行於脉之內而為榮氣禀於陽行於脉之外而為衛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鬭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卲也朱子曰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而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又曰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

氣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隨其所處警戒勿為血氣所役也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止為血氣而言又曰氣只是一箇氣便浩然之氣也只是這箇氣但只是以道義充養起來及養得浩然却又能配義與道也○南軒張氏曰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有始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役亦隨而異夫血氣未定則動而好色血氣方剛則銳而好鬪血氣既衰則歉而志怠凡民皆然惟其所役者也於此而知戒則義理存義理存則不為其所役矣此章者所當警懼而不忘者也○勉齋黃氏曰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者之好又各隨其血氣而有最甚者焉故各指其氣甚者而使之深戒也血氣未定不能勝人而志氣尚銳歲月尚長亦未急於貪得故惟以為可戒蓋男女之欲惟年少為最甚者也血氣既剛則涉歷既久亦貪得之念尚如未定之日惟其剛有所恃者故惟鬪之可戒血氣既衰則色無鬪之念皆無足逞者而日暮途遠愛戒已甚以於得為可戒也○慶源輔氏曰人之血氣未定則常動而易流方剛則勇銳而好勝既衰則收斂而多貪此血氣之變不常動而易流則戒色勇銳而好勝則戒鬪收斂而多貪則戒得此志氣之常也常者為主而使變者不得肆焉此聖賢之學而君子終身之務也○雙峯饒氏曰魂者氣之靈魄者血之靈心是魂魄之合氣屬天血屬地心屬人人者天地之心也心是血氣之主能持其志則血氣皆聽命於心不能持其志則心反聽命於血氣○新安陳氏曰三戒皆隨時而說衆人所易犯者言也朱子

欲以理勝氣則不爲血氣所使范氏欲以志帥氣則不爲血氣所動意不相遠志亦定向乎理而已○新安倪氏曰年彌高德彌卲出揚於法言卲亦高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朱子曰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朱子曰大人不止有位是指有齒有德之大人○畏天命三字好自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要緊須是知得天命即是天理若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懵然何由知其可畏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

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江氏曰尹氏此說尤以別夫衆人怵迫於利害之畏也

小人不務脩身誠己則何畏之有南軒張氏曰畏天命奉順而不敢逆也畏大人尊敬而不敢易也畏聖人之言服膺而惟恐違也然而是三言主於畏天命蓋其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亦以其知天命之可畏而已

小人不知天命之所存是以冥行而莫之畏不畏天命則其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亦無所不至矣大人德與位之通稱也○孟子謂說大人則藐之與斯言有以異乎孟子之言謂當正義以告之不當爲其勢位所動耳若夫尊嚴之分則固未嘗不存也言各有所指耳○趙氏曰大人有德位者之稱是天命之所存聖人之言謂方冊之所載是天命之所發也○厚齋馮氏曰此以上五章皆三事皆規誨之辭非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相從耳○新安陳氏曰三畏本章說上一節本無知字意然以小人不知天命推之則見得君子所以畏天命者由其知天命也故集註於上一節亦兩以知字言之欲知天命者可不格物以致其知畏天命者可不誠意以正其心哉□朱氏公遷曰命以理言自其命之於人者而言也顧之則無間斷聖人之事也畏之則無怠慢者予之謂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

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朱子曰生知者堯舜孔子也學知者禹稷顔回也困者行有不得之謂如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不能此困而學之之事也亦次其矣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愚而不知返矣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間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或問氣質四等之說曰人之生也氣質之稟清明純粹絕無查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了然於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爲差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查滓者則雖未免乎少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礙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通矣所謂學而知之大賢也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窒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衆人也至於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懵然莫覺以爲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

下民而已矣○南軒張氏曰困學雖在二者下然而至與一者以其性之本善故爾困而不學是自暴自棄則為下愚矣又曰中庸言及其知之則一者言其終所至之同也此有二等之分者言其始所進之異也○慶源輔氏曰人之氣質不同然及其知之則一者蓋以人性之本善故爾是以君子惟學之為貴學則昏濁者可使清明偏駁者可使純粹惟甚昏蔽之甚自暴自棄而不自知有學焉此則所謂下愚之民也○凡心思智慮行止動作有所窒塞而不得通則困之謂也○雙峯饒氏曰生知學知困知屬氣質學不學屬人事蓋以氣質言之只有三等若民斯為下則全是人事不盡蓋困是窮而不通之意四面都窒塞者不去學知憤悱奮發轉來為學知此尚可以免進於中上若之困而不學則打入下等去更無可出時矣此聖人勉人務學處○雲峯胡氏曰以生知為上則學知者為中困知者為下矣而聖人不以品之正皆處絕之但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蓋困而學猶可以進於上困而不學遂為下以無復上之望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形甸反

於面者貌擧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忿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朱子曰視不爲惡色所蔽爲明聽不爲姦人所欺爲聰若視聽糊塗是非不辨則下面諸事於當思處皆不知所以思矣有爲氣質所壅蔽有爲私欲所壅蔽有之說邪所壅蔽若思明思聰便須去其壅蔽○新安倪氏曰視外明而聽內明蔽是蔽於外壅是壅於內故集註於視之明以無所蔽言於聽之聰以無所壅言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朱子曰九思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問各專其一是主一之義曰然○雲峯胡氏曰專思敬九思之一九思各專其一則皆主乎敬者也謝氏曰未至於從七恭反容中去聲道無時而不自省悉井反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朱子曰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如有物必有則只一箇自家各有箇道理況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爲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發人做工夫以外夾持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又去忿思難知一朝之忿亡其身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或人當隨事而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想曰若閒時不思量義理則臨事而思已無及若只塊然守自家箇軀殼直到有事方思閑時却莫思量這却甚易只守此一句足矣何用事事須先理會便故中庸却不先說篤行之却

先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大學何故不先便說正心誠意却先說致知是如何○南軒張氏曰九思當乎此則思乎此天理由擴而人欲所由遏也然是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発之際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但見其紛擾而無力矣○勉齋黃氏曰九思固各專其一然隨其所當思而思焉則亦泛然而無統矣苟能以敬義為主戒懼謹獨而無頃刻之失然後為能隨其所當思而思矣○雙峯饒氏曰九者之目有次第視聽色貌言是就自身說事疑忿得是就事上說一身之間視聽何者爲其次則有色貌又其次言出於口又其次見之行事視與聽對色與貌對言與事對疑與忿對得又是就事上說三者之中疑思問屬知忿思難見得思義屬行○齊氏曰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而今乃有九思彼為思而不學者言此為不思者而言也○新安陳氏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當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則處已待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豈但九者而已尹焞氏謂九者日用常行之要是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並去聲之顏曾冉閔之徒蓋能之矣語

蓋古語也慶源輔氏曰見善如不及則表裏皆好而無一念之不好不患其不善之實見不善如探湯則表裏皆惡而無一念之不惡不患其惡之實此非知至意誠者能之故顏曾冉閔之徒足以當之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南軒張氏曰其退也所以守其義之所安及其進也則推其道於天下蓋其所達之道即其所求之志也○新安陳氏曰聞其語可見四句皆古語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形甸反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朱子曰行義以達其道所行之義即所達之道也未行則蘊諸中行則見諸事也○問集註謂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顏子所造然得二賢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庶幾乎此上語雖是抑揚處未若於顏子少然者若太古之人有材之者如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云隱而未見又不幸蚤死故夫子言然不知可否曰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也然語意之間誠有如所論者○問行義以達其道莫是所行合義否曰志是守所達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克足於義是得[illegible]

位而行其所當爲臣之事又行其所學焉而足以達其所求之志又何加於當時者吾見其是也尹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其隱居以求志及幡然而起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吾知深雖開之未能自信莫是求其志否曰所以未能信者但以求其志未誠行義以達其道○新安陳氏曰惟伊尹太公可以當之旨方

其耕莘釣渭則隱居求志也及遇湯文而大用則行義達其道也實所違無意躬用相須當時如顏子之用則行舍則藏亦其幾乎

此章夫子雖許顏子以此而顏子未見其不壽則於行義達道未見顏子之如此也朱子曰謂此其事言非以其德之淺深言

是以前一節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者此知至意誠之事也篤信自修未達其用也後一節求志以守所達之道達道以行所求之志者則身修而推以及治平之事體用具而爲大人矣此夫子所以有見未見之分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胡氏曰一車之用兩服兩驂也首陽山名○古氏曰在河東蒲阪縣○新安陳氏曰富貴而無善可稱身死而名隨滅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

其斯之謂與 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厚齋馮氏曰夫人必有異於凡俗而後稱之○君子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也以千駟之馬校首陽之餓夫貧富貴賤蓋不侔矣而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子之於斯世其可自同於流俗哉○葉氏少蘊曰伯夷叔齊同處首陽而孟子不言叔齊苟非專立教以示天下爲之始者伯夷也叔齊則從之而已孟子舉教之所始故獨舉伯夷夫子論行之所異故并稱叔齊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音剛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

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慶源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戾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窒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新安陳氏曰誦詩三百而[illegible]使於專對亦學詩能言之驗勿軒熊氏曰興觀群怨召南二章皆言學詩之法自吾之一身以至處事接物大而民彝世教之重小而鳥獸草木之微於詩備矣皆格物所當知也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慶源輔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截然而不可亂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流不慢故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搖此其所以能立○新安陳氏曰夫子嘗曰立於禮又學禮能立之證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去)其子也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程子曰聖人之教未嘗私厚其子學詩學禮止可告之若伯魚學
必待其自肯○朱子曰陳亢實以私己之心窺孔子或有此問
又其聞伯魚之言而又以孔子為遠其子是以其私意之未忘
而以為聖人故推其子遠之也殊不知聖人曷嘗有此心哉
但其教人之法不過如此而自世人之私厚其子者觀之則亦
可以有警云耳○南軒張氏曰聖人竭兩端之教於親疏賢愚
無以異也其告門人固常曰興於詩立於禮而此語伯魚以其
二以學詩次之以學禮學之序固當然也不學詩無以言易其
心而後能言也不學禮無以立謹其節而後有立也陳亢初疑
伯魚之有異聞及聞斯言乃亦知夫子之所以教門人者皆自遠
其子之言謂不私其子也味伯魚答陳亢之辭氣亦可見其薰
陶之所得矣○潛室陳氏曰詩能興起人心禮可固人肌膚之
會筋骸之束於初學為最近故聖人以此為學者門戶○問陳
亢謂聖人遠其子未免以私意窺聖人曰古者易子而教之父
子之間不責善乃天理如此非私意也○[illegible]伯魚聖人之子陳
亢意其有異聞及止聞詩禮之訓乃知聖人遠其子曷嘗伯魚

之資禀稍劣故聖人止以是告也使其有曾顏之資亦當以曾顏者告之矣若一以遠其子則是自心於焉公也聖人然乎哉曰父子主恩義方之訓只說到這處若伯魚大資鄙惰則食作起居無非教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何隱乎爾曾顏可至伯魚亦可至自是日用不知耳○新安陳氏曰有三聞詩習禮與遠其子爲三也夫子固不私其子亦何嘗疎其子當其可而教之教子與教門人一身與詩立禮詩禮雅言毋此之問詩聞禮乎日教門人如此教子亦不過如此過庭亢之是也此於伯魚若亢之辭氣雍容詳密小可見焉染薰陶之所發鯉惜其不壽而不至大成耳[illegible]董氏彝曰論語言文字文字詩斈禮斈道所斈何也文者載道之器也文斈文斈詞斈禮則斈道在其中文者詩書六藝也洒掃應對即精義入神斈文則道在其中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文字言則事理通達而心氣和乎斈禮則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固此聖人所以啓伯魚之斈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莫不載於詩書六藝之中其理一也而斈之之序則不可紊也故聖人於弟子之職則教之行有餘力而斈文於伯魚之過庭則教之以言詩於此聖人之言各有攸當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詩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南軒張氏曰此正名之意也春秋特以妾

母生夫人者多矣甚則以妾為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為者名實之乖一至於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覺軒蔡氏曰按記曲禮篇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孔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妃妾稱謂之法諸侯曰夫人者夫人之名惟諸侯得稱諸侯以敵體一人正者與夫人能內諸侯之妻其助祭獻得接見天子故自稱曰老婦其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者諸侯相饗夫人亦為故得自稱也君之妻曰小君而云寡者從君謙也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者亦大言自謙若未成人言無知也當夫子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家臣僭大夫非一日矣以至婢妾亦僭夫人然正名之分嘗曰諸侯始故夫子有志於古禮而嘗言之記者附見於篇公之篇末豈因南子而發歟觀此則知君臣夫婦之經不可以不正君臣夫婦之倫正則名實稱矣○陳氏用之曰國君理陽道而出命正人於其外故謂之君夫人理陰德而出命正人於其內故亦謂之君易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為君禮稱女君春秋書小君是也○厚齋馮氏曰是時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夫

子嘗言古礼如此故記之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六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七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通考勿軒熊氏曰言陪臣專政者三春秋之變至此極矣內二三章言性與習論學脩身之事做戒嚴切之辭爲多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左傳定公五年季平子卒既葬陽虎囚季桓子欲令平聲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葉氏少蘊曰虎比南子異南子夫人可以見而虎可以不見也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苦濫反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朱子曰貨之饋豚蓋以大夫自處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好亟知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音朔失時謂不及事幾平聲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新安陳氏曰將之一字其辭居其意婉而不輕絕之亦未嘗輕許之聖人之遠小人所以不惡而嚴也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扶又反與辯若不論其意者慶源輔氏曰君子言不欲仕曰吾將仕矣此所謂據理而答之也不負乎辯者不亦辯之固未嘗如此亦非不欲仕直不以仕於貨之意也言陽虎雖暴戾然其身夫子言亦未嘗悖違乎理也已懷寶豈貴之矣二亟失時則惜之矣曰仁曰知則亦嘗聞其說而非僭然全不勝矣此固聖人盛德之容儀有以感之故夫子亦據直理答之若夫聖人之不事則非虎之所知而可語也○陽貨

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爲亂耳慶源輔氏曰懷寶失時之語有變動聖人之心知其爲善意然意欲其助已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去聲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絶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詘出勿反詘同也新安陳氏曰言遜則易詘惟聖人能遜言而無所詘○問陽貨瞰亡也不足責孔子亦瞰亡不幾於不誠乎朱子曰非不誠也彼以瞰亡來我亦以瞰亡往一來一往乃是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吳氏曰小人行事君子豈得效之非謂禮尚往來欲其相稱不往不可往拜則墮小人之計故權衡如此又曰不見正也往拜權也所問而答辭順禮恭在此無詘而在彼亦無所㭊也貨大負小人術既狡深語皆機警而夫子雍容應之曲盡其道貨終無所施其奸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慶源輔氏曰聖人之事雖縱橫曲折千條萬錯然無非義理之當然不自往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不終絶者仁也隨問而答對而不辯者知也四者一出於誠信也只此一事而五性具焉夫然後見聖人之全德

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去聲詘身以信

与伸同道非知孔子者楊子法言或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知字也朱子曰肅是惡人本不可見孔子乃見之亦近於詘身却不知聖人是礼合去見他不為詘到与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〻或問此章之說曰觀夫子所以告微生畝与夫辨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迹而非耕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〻答如響而略無自明之意則亦是吻貨之是未肎下足吾而姑孫辭以答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illegible]其[illegible]心之實然者則是初未嘗出也胡張之說善矣〕胡氏曰楊氏謂況乎於陽貨為詘身以信道雄之意盖以身与道為二物是以其自為也罷黜莽賢之間而擬論語周易以自附於〻子豈不謬哉○南軒張氏曰陽貨見孔子一節子只是遜詞答他道亦在其中懷其寶而迷其邦固不可謂之仁我却不是迷其邦好從事而亟失時固不可謂之知我却不是亟失時日月逝矣歲不我与我又却不是不仕只是我仕時却与你別聖人之言本末備具○勉齋黃氏曰日月逝矣歲不我与盖詳夫子既老可以有為之日月已過矣歲運而往其去甚速豈復与我而為

我少緩乎是亦諷使速仕也○問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至
於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夫陽貨與此人皆一時叛臣孔
子不見陽貨而欲見此人何也潜室陳氏曰聖人道大德宏無
可無不可雖是惡人苟其一時意向之善交際之誠豈無不
身者陽貨則見之之意告實交際之禮不識故孔子不欲身之
孟子曰苟善其禮際斯君子受之矣○雲峯胡氏曰此一事再
而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時中之妙陽貨欲見孔子而陽見之
非中也既有餽而不往拜之非中也不時其亡則中小人之計
非中也不幸遇諸塗而又避之則絕小人之甚非中也辭之直
者其辭易至於不遜非中也辭之遜而或有所詘非中也聖人
不徇物而亦不苟異不絕物而亦不苟同愈雍容
不迫而愈剛直不詘此其所以為時中之妙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
矣【通】勿齋程氏曰稟於天者有清有濁有善有惡是之謂氣
受於人者或明或昏或粹或雜是之謂質清濁者氣中之氣
美惡者氣中之質昏明者質中之氣粹雜者質中之質清者明
濁者昏美者粹惡者雜道之所在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
能之雜者不能也朱子曰氣自是氣
質自是質覩了翁云天氣而地質
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

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孔子是兼言孟子是專言何相近之有哉○朱子曰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若本然之性則一般無相近○性是天賦予人只一同氣質所稟卻自有厚薄人有厚於仁而薄於義餘於禮而不足於智便自氣質上來○先有天理了卻有箇氣氣積於質而性具焉○質並氣而言則是形質之質若生質則是資質之質○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卻無安頓處如一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稟得木氣多則少剛強稟得金氣多則少慈祥推之皆然○孔子言性雜乎氣質言之故不曰同而曰相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一性耳何相近之有言相近者是指氣質之性而言孟子所謂犬牛人之性之殊者亦指此而言也○南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實亦未嘗不相近也不相近則不得為人之類矣而人賢不肖之相去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者則因其清濁厚薄之不同習於不善而日遠耳習者積習而致也善學者克其氣質之偏以復其天性之本

而其近者亦可得而一矣○慶源輔氏曰性之本謂不兼乎氣質
而言之者也旣不兼乎氣質則純以理言耳理則天地人物一而
已矣何相近之可言哉○雙峯饒氏曰此章程子專以爲氣質
之性朱子以爲兼氣質而言兼與尤精蓋謂之相近則是就
有些不同處不可指爲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之
性寓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名爲一性而其本然者常爲之主
故氣質雖殊而性終不甚相遠也此是以本然之性兼氣質而
言之非專主氣質而言也問如何見得性相近曰如惻隱羞惡
人皆有之然有惻隱多於羞惡者亦有羞惡多於惻隱者雖不
盡同亦不甚相遠故曰相近○吳氏曰習與性成言性習始此
中人上下之質相去本不甚遠唯習於善則日造乎高明習於
惡則日淪乎汚下以是而相遠若上知生知安行何事於習下
愚習於惡則有之習於善則無矣上知下愚相去遠矣又豈待
習亦然哉○雲峯胡氏曰伊尹曰習與性成是專主氣質而言
習也此性之成也遂如此所以言性在習之後夫子曰性相
習相遠是兼氣質而言性如此而習則未定習如此所以
注習之異矣論天命之性則純粹至善一而已矣不可以相近
言此所謂性者兼氣質而言也天命之性不離乎氣質之性其
初猶未甚相遠蓋天命之性猶未漓也赤子之生無有五方其
聲一也性之相近也如之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
能相爲者習之才遠也久之○新安陳氏曰人有此形則有此
心有此心則具此理性者心中所稟受之理也魯論性字則

已寓於氣質中矣非氣質則性安所寓乎性善以天地之性言非天地之性懸空不着乎氣質而自為一物也蓋氣質中指出天地本然賦予之理不雜乎氣質而言之耳然天地之性雖不雜乎氣質亦不離乎氣質孟子之言性善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純言天地之性也孔子之言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云者言本然之性亦帶言氣質之性也朱子有云孔子雜乎氣質言之雜即兼也輔氏饒氏推集註兼氣質而言之說終欠透徹不得已而發此云

〇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慶源輔氏曰二章相承此必一時之語)〇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言才字與孟子言天之降才不同孟子以理言程子以氣言也)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子廉反)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

絶之以不為朱子曰拒之以不信只是說沒這道理絶之以不為是知有這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彊悍意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有懦弱意柔惡之所為也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史記帝乙之子辛即帝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新安陳氏曰如商紂強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固非懵然昏愚往往為戾氣所蔽錮而不可毋入於善耳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朱子曰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絶者說○問集註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以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且看孔子說底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不可為桀紂桀紂不可使為堯舜之類程子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習與性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移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為一日之善人豈有終不可移之理○以聖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考之則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肯不可之辨也程子之言則以稟賦甚異而不肯移非以其稟賦之異而不可移也○問程子

謂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焉孟子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孟子說與程子小異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

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矣以專理者之則程子為密盡才稟於氣氣有清濁則才有清濁

則才濁后稷自幼而岐嶷越椒自幼而惡是氣稟如此孟子謂盡得才之善固是好然竟氣稟有善惡不同後人看不出好

以引惹得許多善惡混等說來自濂溪太極圖始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始因其說推出氣質之性來〇延平李讀氏曰善

惡性不肯移而為惡惡底性不肯移而為善肯不肯雖屬心其所以肯不肯者才實為之也又曰性相近是說性上智下愚是

說才善惡性也知愚才也性雖相近而才之高下懸絕不齊有相去懸絕者才既懸絕則性亦非習之所能移矣〇吳氏曰下愚

以質言自暴自棄以人事言質雖可移而自棄不移者暴棄之謂也[illegible]黃氏紹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以生稟論以孝問言之

愚者知擇善則亦有時而通此孝問之所以能變化氣質也愚者[illegible]真不可移哉人自不肯移耳　或曰此與

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〇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版反焉於虔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朱子曰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那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雙峯饒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方其學時君子小人猶未分也後來入仕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閭閻畎畝間者亦自知義所以易使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

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扶又反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夫子曰禮樂之用通乎上下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南軒張氏曰莞爾而笑者聞弦歌而喜也割雞焉用牛刀者謂其治小以大也君子學道則有以養其仁心故愛人小人學道則亦知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夫子聞子游之語嘉學者疑於前言以寡國小民為可忽也故告二三子以子游之言為是而謂前言為戲之辭氣抑揚之間豈分示乎無非教也○勉齋黃氏曰弦歌弦且歌也合樂曰歌人聲絲聲皆堂上之樂也教以弦歌而謂之學進者使人人習於平中正之音以養其心而所歌之詩又皆溫柔敦厚合乎禮義則自然皆趨於人所當行之道乃所謂學道也君子在上者能學道則知撫乎下矣小人在下者能學道則知順乎上矣上無乎下下順乎上安有不治者乎○慶源輔氏曰治之用禮樂猶飢之必用食渴之必用飲豈謂小邑寡民而可以無禮樂為哉舍禮樂則必將專於刑罰而民無措其手足矣豈聖學之所向耶○厚齋馮氏曰古之學者春誦夏弦蓋御琴瑟歌詠諷誦之耳城以武名乃岩險用武之地以左傳考之可見夫習俗尚武子游乃能以道化其民使習於禮樂变甲冑之俗為弦歌之聲此

夫子所以喜之而以戲言發實語也○雙峯饒氏曰弦歌如何
見得是孝道又弦歌是樂集註如何添礼字說古者教人春秋
教以礼樂冬夏教以詩書後叙便兼詩書礼樂不應只教以弦
歌春習樂夏習詩秋習禮冬習書乙日時以為教春夏陽氣発
達山聲屬陽故教以詩樂想只一過武城是春夏時也聞弦
發使知其以礼樂為教孝詩書礼樂中是孝道○勿軒熊氏曰
子游宰武城之事凡兩見一以人才為重一以道化為先皆見
其知本○雲峯胡氏曰所謂道者不衣礼樂而已以礼樂為教
故上自君出者知有撫下之仁
下焉奉上出者知有事上之義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叛音半下同○厚齋馮氏曰公山
氏弗擾名一云不狃字子洩費邑宰也與陽虎共執桓子虎敗
出奔弗擾據邑以叛○左傳定公五年事見季氏篇首章集註
家臣屢叛下○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郈
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
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
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說音悅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夫音扶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 謂東魯○程氏曰如有用我者我則興周道於東方其使魯爲東周乎

○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程子曰公山弗擾以費叛不以召叛人逆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絶人爲善也何足以爲孔子○公山召我而豈徒哉是見于意他雖叛而召我其心不徒然往而欲之遷善之不叛則已此則於義直有可往之理而不可爲有實知其如此疑而不然者佛肸召亦然○朱子曰夫子云吾其爲東周乎興東周之治也孔子之志在乎東周然有有用我者亦視天命如何耳聖人胸中自有處置非可預定本以議之也○諸家皆言不爲東周集註却言興周道於東方何也曰這是古註如此說其字乎字只是閑字只是有果我便也要做些小事何處是有不爲東周底意這處要二十年之後興其爲治乎卒語一般而何必要如此翻轉文字須寬著子細玩味方見得聖人語言○問

弗擾果能用夫子夫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勸得他改過自新舍逆從順而已亦如何便興得周道曰聖人自不可測豈過不過臣順弟長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蕭氏曰孔子之不助畔人天下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欲之使不自絶而已弗擾之才能為東周亦用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為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慶源輔氏曰魯有周之東故文爾蓋聖人無小成苟就之事如獲用焉不與周道以繼文武不已也○雙峯饒氏曰當時子路更欠一問如何可為東周夫子必告以為之之道如問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則夫子便告以正名今聖人不曾說出難為臆度○雲峯胡氏曰時人豈有不說於夫子者而子路不說者二豈知夫子之於南子其時不見者義也不得已而見亦有可見之禮也夫子之於公山弗擾其欲往者仁也而卒不往者蓋有知人之知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適乎時中而子路未之知也然非子路之疑則聖人之心又孰得而知之乎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問敏于求仁工夫似不甚切朱子曰不敏則便有怠忽纔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不仁〇任是堪倚靠非是能為人擔當事也〇勉齋黃氏曰行五者則心存理得何也曰心主乎五者則無非僻之雜而心之德常存以五者施之事則無悖謬之失而事之理常得又言其效通指不悔至於人五者欲其以是驗之如答顏冉問仁亦以敬仁無怨之效言也〇慶源輔氏曰五者皆心所具之理而仁之發也恭則仁之著寛則仁之量信則仁之實敏則仁之力惠則仁之澤能行此五者則心存理得而仁不外是也然是心一有間斷之時則亡矣是理一有虧闕之處則失矣故其行是五者必自一家一國以至於天下無適而不然然後其心公平其理周遍而仁之體用備矣夫仁道無不該乃萬善之綱領也今特以此五者言之故以為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豈堂堂乎張恐其不足於恭愛欲生惡欲死惑其不足於寛問行而告以忠信恐其不足於信問政而告以無倦恐其不足於敏色取仁而行違疑其不足於惠也〇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遍可知矣然

恭其本與音余○慶源輔氏曰所謂其心公平而周遍者非體仁之深者不知此朱也所謂恭其本與者所以指示

學者尤切蓋恭則此心收斂不至於放縱此心收斂不放縱則夫寬信敏惠自有所不能已者○胡氏曰五常百行何莫非仁而獨

以是言疑其爲子張之所不足也語恭其本者四者皆以事言而恭則切於身也兼又其效者欲其因是而驗之○雙峯饒氏曰

朱子以心存理得爲仁是指能行五者而言南軒以公平周遍爲仁是兼行於天下而言二者互相備心存理得始能公平周遍

又曰南軒於五者以恭爲主亦與胡氏釋千乘之國章言五者以敬爲主同意恭敬則心存心存然後理得故能行下四者○雲峯

胡氏曰子張平日問達問行其志欲得行於從也故夫子因夫問仁而告之以能行乎此者也能行此五者則心存而理得能

行之於天下則其此公平而溥遍矣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

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朱子曰六言六蔽五美等語雖其意是然皆不與聖人常時言

語一樣家語此樣話亦多大抵論語後數篇間不類以前諸篇○厚齋馮氏曰孔門問仁無稱問仁於孔子者抑此其齊論歟

○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中牟趙氏邑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音每)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慶源輔氏曰所謂親於其身爲不善而君子不入者正恐其浼己也此固子路之所知也至於人之不善而不能浼聖人則非子路之所能知也故引此爲問欲以止夫子之行耳〇聖人道大德弘所過者化人之不善一經聖人之照臨之則大者革心小者革面之不暇何至有浼於聖人若夫昏頑之至不可以常理化者則聖人又自有以處之本上則或若堯舜之待三苗在下則若夫子之待陽貨公山佛肸亦豈能浼於聖人哉)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力刃反)不曰白乎涅(乃結反)而不緇

磷薄也涅染皂物(齊氏曰涅水中黑土今江東皂泥)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

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平聲)希(問公山之召子路不悅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諭之子路意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肸之召又舉所聞以為問其自信不苟如此豈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為法庶乎不失其身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恐有李步郎之患也朱子可得之○南軒張氏曰子路之說在子路則當然蓋子路以已處聖人而未能以聖人望聖人也○慶源輔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者聖人之事也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身後世不無德不量力輕舉妄動始欲自附於聖人而終則陷其身於不義之流也○新安倪氏曰楊氏謂堅白不足以下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乃為子路輩言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虔反)

匏瓠(瓜音)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朱子曰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今俗語言無口匏亦此意○勉齋黃氏曰匏瓜繫而不食蓋言匏瓜繫然一物繫則不能動不食則無所知吾乃人類在天地間能動作有思慮自當見之設用而有益於人豈微物之比哉世之奔走以餬其口者亦四方之士往往借此言以自況失聖人之旨矣此不可以不辨也○仁山金氏曰此二句蓋當時方言俗語夫子引之猶今俗云我不)

是謂子我足能行而口能食者以此言意推之則夫子從佛肸之召而其操縱久速之機則在我盖春秋之初諸侯專恣以為常春秋之末大夫專制又習以為常故當時以一于欲張公室為大罪夫聖人在上則可以治諸侯大夫聖人在下亦有所假則何自而為之哉此公山佛肸之所大夫夫子所以不絕之也其可與有為則聖人自是為之必自有道使其不可與自為與聖人仕止久速其權在我彼何足以浼之豈拘拘哉凡此皆聖人有為之微幾在不言之表者○張敬夫曰

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程子曰佛肸召子亦不往然其往義也然不往者度其不足與有為也○朱子曰公山弗擾佛肸召而欲往者乃聖人虛明應物之心答其善意自然而發終不往者以其為惡已甚義不復可往也此乃聖人體用不偏道並行而不相悖處然而終告子路不同者即其所疑而喻之猶子路於公山氏發夫子之不必往故夫子言可往之理於佛肸恐其

浼夫子也故夫子告以不能浼己之意○夫子於佛肹之召但謂其不能浼我而已於公山氏之召却真箇要去做○問佛肹之召孔子欲往此意如何曰此是一時善意聖人之心適與之契所以欲往然更思之則不往矣盖二人暫時有向善之誠心故感得聖人有欲往之意然違道叛逆終不能改故聖人亦終不往也譬如雲陰忽然開霽有些光明又重陰遮蔽了問陽貨欲見却終不許也曰貨全無善意來時便已不好故不能略感聖人○慶源輔氏曰自聖人言之則固無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為之事無不可教之人然其所以不可者天未欲平治天下則在時者有不可為也上之人不我用則在事者有不可為也語之諄諄聽之藐藐則在人者有不可教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 胡氏曰如為物遮掩僅得其一偏而不見其全體也○慶源輔氏曰謂各隨其意之所向以遮掩其正理

居吾語女 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更平聲 出曲禮記 故夫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朱子曰固執而信而不好學必至於賊害如證父攘羊便是○雙峯饒氏曰信而不明理則不度事理之可否而欲必踐其言如此者必至於害事如尾生之信是自賊其身者也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朱子曰勇只是敢為剛有堅強之意○慶源輔氏曰人之資稟得於陰陽者惟有剛有柔勇則剛之発出者也○雙峯饒氏曰剛屬質體也勇屬氣用也狂躁率也慶源輔氏曰此與矜之狂不同躁率則近乎剛惡也故特釋之○雙峯饒氏曰躁率輕舉妄動之意○程子曰六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寬而栗剛而無虐之義同盖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於仁而愚也徒好而不知學乃愚○南軒張氏曰學所以明善也不知學則徒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為善矣好仁不好學之蔽

所欲力行固守以爲善者而不知學以明之則其所行所守未免於私意適足以爲愚而已至於好知不好學則用其聰明而不知約之所在故其蔽蕩好信不好學則守其小諒而不知義之所存故其蔽賊好直不好學則務徑情而不從容委曲故其蔽絞絞者訐而已好勇不好學則犯上而不知止故其蔽亂好剛不好學則務勝而不知反求其蔽狂是六者本皆美德善行而不好學則非所以爲德行而反以自蔽學則行大道之闢而通也不學如守暗室終窒而蔽矣○問蔽之爲義何也勉齋黃氏曰蔽謂以遮掩言有所不見之謂也學所以明理也學謂效之師友之言行求之方冊之紀載皆學也所以學欲觀夫理之所當然者而效法之也○仁知信直勇剛皆美行也又必學以明其理何哉六者德之大目耳輕重疾徐有德不當施之間其理固多端也今但見其大目而好之不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見其一而蔽其一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仁主於愛偏則不分輕重賢否而流於愚智知人所難知偏則高極遠而流於蕩信而偏則執一不通而流於賊直而偏則迫切不許而流於絞勇則有徑而見剛則堅守而强是皆得其大目而不學有所蔽以至於此也○覺軒蔡氏曰此皆不明理而惑於所似故必格物以致其知則其蔽徹矣○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

救其偏也慶源輔氏曰范氏說子路身上發明尤切子路好勇且有何以讀書之說其失正在於未能好學以明善也剛勇直信皆其氣禀之偏故特告之○陳用之曰信直勇剛子路之所好也先之以仁知德之知所以也或曰此子路初見夫子之時朱氏公遷曰夫子言勇而無禮則亂又言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是又可見理義血氣之幾在此非學以明之禮以節之則理義之勇亦流而為血氣之勇也若下并子之勇而文之以禮樂則血氣又可使為理義之助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

小子弟子也厚齋馮氏曰何莫古者謂弟子何為而莫之學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朱子曰讀詩見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便是反覆讀使詩與心相乳入自然有感發處

可以觀

考見得失勉齋黃氏曰興群怨皆指學詩者而言觀則似指詩以言謂可考詩人之得失也然以為考己之得失亦可通下文既有多識之以此識變則此觀為觀己然後四語皆一意也○新安陳氏曰觀詩所美所刺者之得失亦因之以考

見我之得失兼此二意方爲盡

可以群和以不流新安陳氏曰和以處衆曰群和而不流故可以處衆若和而流則失於雷同非處衆之道矣

可以怨怨而不怨慶源輔氏曰當怨不怨則失之疏怨而怒則又失之過程子所謂小弁擊鼓皆怨而各當乎理者是也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道詩無不備新安陳氏曰如關雎言夫婦棠棣言兄弟伐木言朋友之類二者舉重而言新安陳氏曰父子君臣人倫中之大者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慶源輔氏曰論語之論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爲備學者苟於此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

而去善不能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惑和而不流以處羣居之常怨而不怒以處人情之變孝父忠君而人倫之大者無不備博物洽聞而一物之小者不遺詩之為益不既多乎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女音汝 與平聲

為猶學也 厚齋馮氏曰為如高叟為詩之為 周南召 實照反 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 慶源輔氏曰二南見文王齊家之化者脩身疑未之及蓋身者家之本聖人之化未有不本於身者文王之化自內及外則脩身之事固在其中矣 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程子曰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者必興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牆面而立○朱子曰不知所以脩身齊家則不待出門便已動不得了所以謂之正牆面者謂其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故也○問不知脩身齊家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曰自一身一家已自都理會不得況其遠者乎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

大夫皆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盖文王治岐而化行於
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
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道盖詩之正風也○厚
齋馮氏曰此疑在伯魚過庭之後已告之學詩恐其未必踐言
而復告之也○新安陳氏曰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學詩自此
入而脩齊治平之道皆自此出識學詩先務也孔子過庭之傳
既以學詩居學禮之先此又以二南爲學詩之先所以丁寧其
子者豈有他說哉○新安倪氏曰書周官曰不學牆面孔子取
譬本此○朱氏公遷曰女爲周南召南與子可莫學夫詩誦詩三百皆明窮經致用之道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將如幣之未將之將和而發之以鍾鼓則
爲樂發如發外之發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胡氏
曰玉帛五玉三帛禮文之重者也鍾金屬鼓革屬樂器之大者也非玉帛無以爲禮非鍾鼓無以爲樂然禮樂有本玉帛
鍾鼓末也禮之本在於敬假玉帛以將之樂之本在於和假鍾鼓以發之周末文滅其實徒以玉帛鍾鼓爲禮樂耳○南軒張
氏曰玉帛固可以行禮也鍾鼓固可以爲樂也謂玉帛鍾鼓爲非禮樂則不可然禮樂豈止乎玉帛鍾鼓之間哉得其本則玉

帛鐘鼓莫非吾情文之所寓不然特虛器而已所謂本者反之吾身而求之則知其不遠也○慶源輔氏曰敬者在中之禮禮之本也玉帛則禮之器所以將敬而播之於外者也禮之末也和者在中之樂樂之本也鐘鼓則樂之器所以將和以播之於外者也樂之末也本末具舉內外兼備夫然後可謂禮樂之全苟惟專務其本而不事於末固爲不可或徒事其末而不遠其本則又豈所謂禮樂者哉乎哉者猶言此不得謂之禮樂也○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倚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胡氏曰程子欲人知禮樂之理無所不在今者記其語雜以方言至於盜賊亦有禮樂姑借道且粗者以曉之作真所謂禮樂也序和二字最親切又見禮爲樂之本○慶源輔氏曰禮樂之本雖細微之事凶惡之人一皆有之不特玉帛鐘鼓之間要之只是箇序與和底道理人能識得此箇禮樂則

知天下無一物無禮樂隨處受用然其實不出序與和二字○趙氏曰朱子以敬與和言是就心上說程子以序與和言是就事上說二說相須其義始備○雙峰饒氏曰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如人而不仁如禮何章集註李氏人心亡矣亦是就人心上說程子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亦是就事理上說○新安陳氏曰云者謂人所常言也乎哉歎而反之之辭謂禮樂之所云者止云玉帛鍾鼓而已哉蓋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玉帛有等差所以明其序鍾鼓有聲音所以發其和是時禮樂廢壞僭竊其文而不知其本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則無序矣征伐相尋國異政家殊俗則不和矣夫子之言亦必有為而發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而審反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平聲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朱子曰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又曰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問色厲而內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為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勉齋黃氏曰穿窬內懷為盜之實而外飾非盜之狀以欺人故以譬夫內本柔弱而外為嚴厲以欺人者也○雙峰饒氏曰色不止顏色凡形見於外者皆是如前篇以論篤為色莊是也外示莊厲而內實柔弱譬如穿窬之人日間顯顯處與平人無異而夜

間幽暗處則爲盜○王氏田曰此有爲之言曰譬諸小人則指當時之大夫也○雲峯胡氏曰易泰卦以内健外順爲君子之道否卦以内柔外剛爲小人之道此則厲者外爲剛之容莊者内蘊柔之惡者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愨註讀作愿是也者子

鄉原鄉人之愿者也

正論篇上端誠則下愿愨矣謂在上者莊端莊誠實則下知謹愿而純愨也

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勉音黃氏

曰既以鄉爲一鄉又以爲鄙俗者鄉之俗各本然鄙俗爲言也故曰其猶未免爲鄉人也亦猶鄙之稱鄙之爲言美也鄙之爲言俗也然則鄉者亦鄙俗之義恐其稱原人而必加之以鄉者以見其鄙俗非公論之所在故是存錯謬而稱之以爲原也

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烏故反之詳見形甸反孟子末篇朱子曰鄉原者爲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鄉原最是孟子說得數句好曰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本情○鄉原無甚

其識其所謂原亦未必真原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蘇氏謂其近似中庸而非也故曰德之賊孟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無所往而不爲原人與中庸相近必與相遠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鄉原者未嘗進取亦無所不爲者也狂狷與中庸相遠而孔子取其志之彊可以引而至於道也鄉原與中庸相近而夫子惡之惡其安於陋而不可與有爲也○覺軒蔡氏曰德者得乎理者也鄉原求媚於世則不必皆合乎理而委曲遷就以似之理以害非理使人之爲善者皆知乎理之正是天下之正德反爲鄉原所害之如廉潔理之正也鄉原不以爲廉潔以異俗故亦同乎流俗而外爲說以自蓋使人視之似廉潔然實非廉潔而反以害廉潔之正也故貪夫不足以害夫廉似廉非廉者乃所以害夫廉也此夫子所以深惡之也○雙峯饒氏曰一鄉有君子有小人鄉原都要他說好同流合汙是要媚小人似忠信似廉潔是要媚君子所以人人道他好人是以此得名都去效他之交風俗支曰德之賊上章言盜盜猶是人之知此章言賊則雖有之者矣○新安陳氏曰真非不足以惑人惟似是而非者最易以惑人故夫子以爲德之賊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去聲以畜勅六反其德新安倪氏曰此易大畜卦大象傳辭引以論此甚切盡此

章所指而言易之說反道聽塗說則棄之矣朱子曰此二章賊字棄字說得重而有意蓋鄉原只

知倫合苟容似是而非而人皆稱之故曰德之賊道聽塗說者纔聽來便說了更不能蓄既不有之於心不能行之於身是棄其

德也故曰德之棄○南軒張氏曰聞善者存而體之則其德日新若徒以資口說而已則於己何有哉○勉齋黃氏曰觀此則輕浮

淺露者真不足以為言也○胡氏曰德之棄與上章德之賊文勢相類彼以似德而亂德故云德之賊此句以進德而不進故云德

之棄○鄭氏曰無所得而竊其名故曰賊有所聞而不蓄諸己故曰棄○或云上章言德之賊此章言德之棄語意似相承雙峯饒

氏曰是如此但兩箇德字來歷自不同上章所說德是得之於天者此章所謂德是得之於人者有所聞於人而不能蓄之以為

己有是棄其所得於人者鄉原之人似德而非德以人僞亂天理是害其所得於天者也所得於天即仁義禮智之謂○新安

陳氏曰人之聞善言蓄於心言之表者其德固淺露於輕言之際者其德棄矣【通旨】朱氏公遷曰德謂行道有得於心者以其

反覆而言之德之棄也德字是即人心之德而言之德之賊此德字是指有德之人而言之此類最難辨以其言之勢相同而義

異不同也如尊德樂義斯可囂囂是即人心之德而言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是指有德之人而言推而觀之可見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慶源輔氏曰庸謂无常惡只是惡陋謂猥瑣劣謂昏弱四者皆目鄙也)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胡氏曰患得之語急而省耳○新安陳氏曰得謂得富貴權利)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徂兖反)癰舐(神紙反以舌取物也)痔(直理反)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莊子列御寇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癰痔皆疽之屬也痤徂和反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前漢佞幸傳文帝常病癰鄧通常為上嗽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齰癰齰仕客反齧也既出其膿血太子齰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齰之太子慙繇是深恨通○雲峯胡氏曰以癰舐痔是柔惡弑父與君是剛惡故集註不作曰庸陋劣而且以惡之一字加)

○胡氏曰許昌靳(居覲反)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

不足以累其心新安陳氏曰功名事業聲也今俗人說貴仕為功名非矣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輯講張氏曰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敢遽萌篡弑之心惟患失也微跌至此既履霜堅冰馴致其道也然則計利自便之萌是乃弑父與君之原也○慶源輔氏曰此纔無所不至矣一句甚富夫患得患失則惟利欲是徇而不復顧理義之所在矣其可與之事君也哉然其患得也則求以得之而已雖行險徼幸乘間抵隙惡猶未甚也至於患失則無不至矣小則吮癰舐痔不惜身命大則弑父與君禍及國家○志於道德則功名不假外求而得其或然無所成則亦全吾道德而已矣在我亦何所損哉若夫志於功名則其心已是謀劃計功幸而得之則已矣不然則行險徼幸枉尺直尋殆將不能免志於富貴則患得患失然必至於無所不至矣其為庸惡陋劣之態亦可想而見也○胡氏曰靳氏一品之說本非此章正意然能推見鄙夫之所以皆此志於道德聖賢之徒也志於功名豪傑之士也志於富貴鄙夫也聖賢非不事功名也可為則為不得行則不為天皆於道也豪傑非惡富貴也視功名為重則富貴為輕也鄙夫則富貴之外道無所志故得失之患其害至此○厚齋馮氏曰孟子曰鄙夫寬謂所見陿陋也所見陿陋之人知有富貴而已小用之則敗事大用之則誤國豈容一日得志也哉○齊氏曰古之

思子未得之則求之性分之所固有既得之則安於職分之所
當然舜木居亦遊若將終身則得不足以動其心牛羊倉廩若
固有之則亦何失之庸李者以孔子之言並論夫之
如彼以孟子之言觀聖人之如此亦可以知所鑑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禀之偏者亦謂之疾 慶源輔氏曰氣禀之偏亦謂之疾此以德言之也人之身氣當平和而安寧一失其平則爲疾矣人之德氣禀得中則爲善失之偏則亦爲疾矣 ○陳用之曰人之陰陽節適則平偏倚則疾性之有疾猶身之有疾也 昔所謂疾今亦亡 與無通 之傷俗之益偷也 厚齋馮氏曰或是之亡不如爲決然之辭恐尚亦有之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 礼義爲大閑 矜者持守太嚴 知不矜細行之矜非矜誇之矜 廉謂稜角陗 同峭 厲忿戾

則至於爭矣。厚齋馮氏曰君子矜而不爭矜而忿戾小人也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朱子曰廉是側邊廉隅這只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為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問智則能詐愚者無智巧何故能詐曰如狂而不直侗而不愿之類○南軒張氏曰疾生乎氣禀之偏狂而肆者過於進為也矜而廉者廉隅露見也愚而直者直情徑行也此雖偏而為疾然猶為疾之常至於狂而放則流而為蕩矜而爭則濫而忿戾愚而徇直則變而為詐是蓋世衰俗獘則習益遠故也言疾則固為偏而今也幷與古之疾而亡之則益甚矣古者三疾學則可瘳也至於今之疾悖理亂常之甚蓋難反矣然困而能學亦聖人之所不棄也○問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勝翁謂氣禀之偏者謂之疾而取范氏末世滋偽豈賢者不如古民性之蔽亦與古異竊謂時固有古今而氣禀之性亦有古今之異永嘉潛室陳氏曰氣數有淳漓故生物有厚薄只正春時生得物如何恰是春末生物便別後世生聖賢既與古不同以暗敵愚人亦發如古不得○雙峯饒氏曰集中說古今處皆是嘆今之不如古狂肆矜廉愚直是氣質之偏所謂疾也肆變而蕩廉變而忿戾直變而詐是習俗所染乃習與性成而為惡不止於疾矣○雲峯胡氏曰氣禀

之性適乎中則無疾乃過與不及皆疾也狂者知之過矜者行之過愚者不能知而行不及者也故古者皆以為疾○新安陳氏曰古之疾已是氣質之偏今併古之疾而無之蓋已流於私欲之偽去古益遠而復乎善益難矣夫子所以傷之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平聲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間去聲色新安陳氏曰朱南方赤之正色合赤黑而成紫北方之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朱子曰紫近黑色過了那朱既為紫便奪與朱不得便是奪了朱雅樂平淡鄭便過

而為謠哇蓋過了撻使是亂雅邦家人夸也甚大然設利口之
人說一兩句便有傾覆之慮豈不可畏哉○不正底物事自常
易得勝那正底物事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紅卻不
能變得紫也○南軒張氏曰以其似是而非有以惑人之觀聽
是以聖人惡之利口所以覆邦家者蓋變其事實使是非邪正
淳此皆紊亂紛之所由傾覆也○勉齋黃氏曰是非善惡最相
反也聖人不之惡者以人心自有正理而正不正之非易
也唯夫似是而實非似善而實惡則人心疑惑而足以亂正此
孔子所以惡鄉原而又及乎此也○慶源輔氏曰氣數雜得相
值時節難得常好故邪正相乘之際而正常屈於邪疑似之間
無惡其雜亂而致詳焉此亦贊天地之一端也○雙峯饒氏曰
紫以間色亂正色以其能悅人之目也鄭衛之樂以淫聲亂正
聲以其能悅人之耳也故聖人惡之後世果卒為二者所亂古
人玄衣朱裳今之朝服直以紫為上至於常服亦皆衣紫所奏
之樂莫非鄭衛淫哇之音人心好惡之失其正如此況於聽曰
之際安得不為利口者所惑邪○汪氏曰朝朱紫以目辨雅鄭
以耳具耳目者能之猶未為甚難唯利口之覆邦家則當辨之
以心人主之心常為所惑而不能辨故范氏備述其態以曉人之
苟非自正其心辨之豈不難哉○雲峯胡氏曰前篇以佞人對
鄭聲言此又以利口對鄭聲言集註釋佞字曰辨給也釋利口
曰捷給也捷則顛倒是非於言之頃使人說而信之尤不暇
於致詳者視佞為尤甚故覆邦家之禍立見有甚於殆焉者矣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慶源輔氏曰此亦有所爲而言一是天理流行之實凡動靜語默皆是初不待言而著學者惟不察乎此而但以言語觀聖人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一是以言而教人固聖人之本心固言以進道而學者之當務但學者心麤氣暴其於聖人之言領畧之意常多体察之意常少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慶源輔氏曰此語必在未聞性与天道之前）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形甸反）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如字）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

待言而顯哉慶源輔氏曰百物生是天理發見也四時行是天理之流行也發見則自其用而言之流行則併舉其終也然道言其體精義言其用夫子但言天之理更不及己之事則天人一貫而天即己己即天矣此所以謂之之言也○新安陳氏曰輔氏即集註天理發見流行之實而釋分之以發見為百物生流行為四時行亦不可離是二句實非二見循行不可分言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者為道道形而上者也無形之可見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即道之所以見焉有形者也四時之氣流行而春暖夏熱秋涼冬寒者於斯見而何若以四時行百物生之序言之必四時之氣行而後物之品於斯雲行雨施方品物流形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豈有先言百物生而後言四時行之理哉輔氏過於求深而反成病敗是不可以不辨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新安陳氏曰無言之旨亦無領會之言見其未喻○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如字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

意相發學者詳之朱子曰此語子貢聞之而未喻故有疑問到後來自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方是契此旨處顏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下又不知所疑矣○問子欲無言一章恐是言有所

不能盡故欲無言不曰不是如此只為不能自說盡以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底若是言不能盡

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問四時行百物生皆天命之流行

其理甚著不待言而後明聖人之道亦猶是也行止語默無非道者不為言之有無而損益也有言乃不得已為學者發爾曰

甚善○四時行百物生兩句自為體用蓋陰陽之理運行不息故萬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動容周旋自然中

禮曰是此意○問夫子以子貢專求之言語之間故告之予欲無言以發之子貢未能無疑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

是要欲其察之踐履事為之實也程子謂非恐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夫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而曰欲無言何也

或云予欲無言一章實兼隱乎爾之義蓋四時行百物生所謂無隱也程子蓋推明夫子所以啓於子貢之意欲其求之於

踐履事為之實者未知是否曰恐人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疑得甚好更熟玩之當自見得分明也○新安陳氏曰韜中之問

文公使更熟玩之竊謂聖道明如日星門人猶未能盡曉者以其徒求之言語之間而不知動作語默無非聖道之形見此所

以聖道雖明而其身滯於言語間不能盡曉也苟謂恐其不能
盡曉當更告之聖人方病學者徒求之言語而又益詳於言語
言語愈詳知識愈滯未能盡曉者何由而曉耶使能不徒求之
言語而必參聖人之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則能知聖
人之動靜無非理必悟聖人之語默無非教也○南軒張氏曰
四時行百物生者天道之流行無息也天雖不言而何隱哉聖
人動靜語默之間無非至理之所在再曰天何言哉所以示之
者深矣○覺軒蔡氏曰集註以此章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蓋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正所以發夫子之無
隱也學者玩此而有得焉不惟見聖人一動一靜純乎天理之
妙不待言而顯便當反之於踐履事為之實儼焉孳孳然幾有
得乎希聖希天之事更玩四時行百物生處見其體用一原陰
陽之理運行不息而萬物各遂其生之妙聖人亦天而已○雙
峯饒氏曰予欲無言聖人是要人就他身行處體認莫只於他
言語上求蓋就身行處體認便件件有作實事看若只就言語
上求只將作空言看了無益於得也比之吾無隱乎爾章大同
小異耶是說行處無非至理別無深玄道理此是說行一箇
是實理不必於吾言語上求○厚齋馮氏曰天不言子亦不言其以
貢之文章此又示以無言之天卒於聞性與天道子貢之學可謂
日進無彊者矣○雲峯胡氏曰集註妙道精義之發妙道其體
也天理之渾然者也精義其用也天理之粲然者也朱子感興
末篇始曰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萬物各生遂德容自清溫

末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三復是詩朱子之學晚年造詣深矣學者宜致思焉○新安陳氏曰按此姚道精義分體用蓋因輔氏之說而申明之感興末篇則因蔡氏之說而詳言之也蔡氏說此章嘗謂先師於感興卒篇章特發其義而收奇功於一原其所以勉學者深矣但此能述之尤爲詳明萬物各生遂接玄天幽且默而言德容自清溫揆仲尼欲無言而言即動靜無非教之意也○按徽庵程氏嘗提掇欲之一字而讚之曰先聖雖欲無言而未得以無言也未以無言期諸子而獨以無言期子貢何哉高於子貢者自能忘言以會道與回言終日而無所不說者不必示之以無言也下於子貢者方將因言以求道但教之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未可示之以無言也惟夫貢學力最如子貢而猶以言語觀聖人不得不示之以無言耳此說就子貢身上發明甚切謹附于此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記雜記恤由之喪魯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

疾以警教之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門來者不拒儻非有故未有却之者然其所以得罪之故不可知矣辭之以疾者義不當見也歌瑟使聞者仁不容絕也天子於此大義並行而不悖然其愛人之心則終無已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南軒張氏曰儒悲之不見是在棄絕之域矣取瑟而歌使將命者聞之是亦教誨之而終不棄也聖人之仁天地生物之心歟○胡氏曰聖人無疾而託以疾則惟庸人亦能自省其所以見絕之由是不屑之教誨也○鄭氏曰於絕之之中不忘教之之意聖人之心如天地之不棄物也仁矣哉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朞下同

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慶源輔氏曰此述宰我之意也然礼樂自事親從兄而出不能三年之喪則礼樂之本壞矣宰我慮其崩壞而急之於玉帛鐘鼓之間則亦不知務甚矣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
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音由之火冬取槐
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周禮夏官司爟古喚反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行猶用也
變猶易也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季夏出火民咸從之季秋
納火民亦如之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
止也問四時取火何以季夏又取一番朱子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慶源輔氏曰時物固皆變矣吾心哀怛之實自有
不能已者則不可因彼而變也○雙峯饒氏曰四時取火之木不同榆柳木之青者故春取之棗杏木之赤者故夏取之桑柘
黃柞楢白槐檀黑各隨其時之方色取之蓋五行之中各有五行火有五色亦如金有五金之類古人作事皆所以順天時況水
火乃天地間切用底不可不順其性水失其性則為水災火失其性則為火災旱暵疾疫皆是因時改木以達其氣使贊化育
之一事也故周禮司爟掌四時變國火以救民疾後世都不理會如何得陰陽和萬物育尹氏曰短喪之
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

所疑於心而不敢強上聲焉○慶源輔氏曰尹氏說固忠厚然宰我之失終在但其致問之時猶出於情實較之後世匿情行詐面口不相副者則猶爲無隱耳

子曰食夫稲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之六反麤衰音催既葬疏平聲食音嗣水飲受以成布朱子曰成布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八十縷爲一升古尺一幅只闊二尺二寸筭成斬衰三升如今漆布一般所以爲未成布期音朞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七絹反緣去聲○朱子曰縓今淺絳色小祥以縓爲緣一入爲縓礼有三入之說亦是漸漸加深色耳要平聲絰音迭不除無食稲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記間傳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未殯之前勺水不入口既殯則三日矣方食粥朝一溢米二十兩爲一溢以爲粥莫音暮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可以食菜果矣小功緦麻不飲醴酒可以食醯醬矣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可以不食粥矣不食菜果期而小祥期而服練謂之小祥食菜果又期而

大祥再期而服縞謂之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大感反禫而飮醴酒醴酒味薄故得飮之始飮酒者先飮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樂上如字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旨美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絶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新安陳氏曰此不字皆是發其不忍之端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尋齋馮氏曰夫子之門子夏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或和或不和彈之而或成聲或不成聲一則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一則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其於三年之喪如此宰我身二子相處久矣豈不習聞其緊而安於食稻衣錦也夫魯莊公之喪既葬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然則三年之喪不行久矣至是而夫子亦行矣宰我門人高流也日聞至論而猶以期爲安先斯世乎其後滕世子欲行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然則三年之喪獨行於孔孟之門而朝廷未嘗行也甚至以日易月無復聽於冢宰三年不言之制而三年之喪迄今行之天下者宰我一問之力也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他覃反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新安陳氏曰不安於食稻衣錦者由其不忍也不忍之心仁也安則忍忍則不仁矣懷抱也又曰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新安陳氏曰子發短喪之問又以食稻衣錦為安是始已失其本心矣今夫子拳拳之意猶冀其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本心即愛親之仁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記三年問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是無窮也故先王為之中制○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

我之無息欲其有以跂而及之耳問宰我遊聖人之門而有短喪之問不類學者
氣象諸家之說或謂至親以期斷而宰我欲質其所知有疑而
不敢隱所以為宰我之蓋欲文其過也竊以為宰我在聖門雖列
於言語之科然哀公問社而有使民戰栗之對方晝而寢夫子
有朽木糞土之譏覌其地位如此則宜有短喪之問也朱子曰
短喪固是不仁然其不隱不害為忠信此一事而無有得失待
失又有重軽○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
仁今言予之不仁乃予之良心死了也○或問此章之說有謂
宰我之問蓋聞礼家至親期斷之言故以質之夫子非自執喪
而欲斷之也如何曰此蓋以宰我為聖人之徒不應問此而欲
為之文其過也其意則忠且厚矣然三年之喪生於人心非由
外至而礼家固亦已有加隆之說矣設使宰我實聞期斷之說
而不能察其是非豈其曲折則其愛親之薄亦可知矣雖不自
斷其喪然其情亦何以異耶曰又有以宰予為不察理不知仁
而不知愛親之道者信乎曰是其意若曰予非不愛親也特不
察理而不知其道也非不仁也特不知仁也是亦為之文其過
之言耳然人子有三年之愛於父母蓋心之不能已者而非自
難明之理也是其存焉則為仁失之則為不仁其間蓋不容髮
而其存不存又不待於知之而後能勉也亦係於吾心之厚薄
如何耳宰我食稻衣錦自以為安則其無愛親之心可見而夫
子所以斥之者亦明矣謂者乃欲曲為之諱而出滅其不仁不

孝之罪是以其說徒爲辭費而不足以掩其實也曰或謂宰我非不知短喪之爲薄直以有疑故不敢自隱於夫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如何曰言宰我之心雖薄而其不敢自隱若猶有聖門氣象可也謂之無隱而直以聖人作處許之則又濫於世俗矯情節詐之私而不自知其言之過矣然此章正意在於問喪而喪之主於哀者又非自外而至今不論此而摘其旁支瑣細之說以爲已死之人更不可贖之過亦何益哉曰或謂夫子之言女安則爲之爲不安人爲後者信于口是因無實之說而又失之之甚也夫聖人固不與人爲僞矣然不曰不肖者跂而及之乎其曰安則爲之者乃譏責而痛絶之之辭也豈使之眞以爲安而遂爲之也哉若如其言則聖人之所以垂世立教者初無一定之則直徇世俗情意之厚薄使人自以爲禮而不慮夫壞法亂紀之原自我始也○南軒張氏曰人子之致哀戚其親盖其心之不可以已者先王以禮爲之而斷之以三年是謂天之則也宰我論喪禮而欲止乎期夫子反覆告之以女安則爲之夫其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果何累以其有所不忍於心故也宰我聞夫子斯言而出其必有以惻於中矣○慶源輔氏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此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自天子達於庶人而爲天下之通喪也至於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則聖人之仁也始也聞之以食稻衣錦於女安乎所以使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及宰我不察則又言君子居喪之禮皆出於自然以發其

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尚庶幾其能反求而得其本心不至於終迷而不反也然則聖人之心所以愛人無已者於此亦可得而見矣○范氏說明所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之說尤爲忠厚所謂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者是也至於聖人旣敎此爲之中制則賢者必當俯而就不肖者必當跂而及夫如是然後其說始圓而宰我之失夫子之意始皆坦然明白矣○厚齋馮氏曰宰我之所惜者禮樂也夫子之所以責者仁也仁人心而愛之理也孩提之童生而無不知愛其親者故仁之實事親是也禮所以節文之樂所以樂之豈有不仁而能爲禮樂者乎抑嘗聞之聖人未嘗面折人以其過其於門人宰我樊遲之失皆於其旣出而言之使之有聞焉而改其長善救失待人接物忠厚蓋如此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圍棋也魯齋王氏曰博說文作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棋也古烏曹作簙說文奕從廾言竦兩手而執之圍棋謂之奕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敎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朱子曰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則心便主於讀書

鐵窩字則心便在於窩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者
○此非啓博奕之端乃假此以甚彼之辭○南軒張氏曰飽食
而無所用心則放越而莫知其極凡惡之所由生也博奕雖不
足道然方其爲之意專乎此則心之放越而莫知其極者猶爲愈
焉此章大抵言無所用心則長惡爲可畏耳○或問伊川嘗教
人靜坐若無所用心只靜坐可否雙峯饒氏曰靜坐時便主敬
即是心本所用若不主敬亦靜坐不得心是活底物若無
所用則放僻邪侈無不爲已聖人說難矣哉所該甚廣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
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
義以爲尚則其爲勇也大矣子路好去聲勇故夫子以此救
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雙峯饒氏曰子路之勇夫
子屢箴誨之是其勇多有未是處後知勇於義爲大勇則不如此矣又其勇有見得到處便行將去如事孔悝一事卻是見不
到蓋不以出公之立爲非觀其[illegible]正名爲迂斯可見矣○又曰若是勇於義必不仕季氏○此章言君子者有三其上二者以德

言也其對小人者則以位言耳○南軒張氏曰徒知勇之務至於介義者有之尚義則義所當為勇固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尚義而勇義理之勇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也義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其為害隨所居而為大小故在上則逆理而為亂在下則肆欲而為盜未子路之言有自負其勇之意而疑聖門或不以勇為尚也若後来進德高必不復以此為問矣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朱子曰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礼果敢是率然敢為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為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亦未敢輒為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問果敢與勇相類如何分別○雙峯饒氏曰果敢即前章之剛果敢屬性質勇屬血氣果敢者有學以開明之則不窒勇者有礼以節文之則不暴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徼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朱子曰夫子所惡以戒人子貢所惡以自警○南軒張氏曰君子者惟其愛人故惡稱人之惡者爲其薄也惟其厚德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爲其逆也惟其循禮故惡勇而無禮者爲其陵犯也惟其達義故惡果敢而窒者爲其冝行也此惡不善之公心而天下之通義也以子貢之本問恐其專以惡人爲心則反有害故又從而叩之子貢之惡惡其近似而害於智勇與直者也子貢惡乎此則所以檢身者抑可知矣○慶源輔氏曰楊氏說得子貢所以發問之意出侯氏說得聖賢不能無惡當然理之意明然夫子因子貢之問而反以賜也亦有惡乎以之使之得以盡其說又見聖人氣象從容議意審密有以盡人之情如此○鄭氏曰子貢雖方人亦不從事於徼訐也較與子路之問向時故問答雖切子）

貢方人之病而亦有諷子路之勇者稱惡訕上警子貢也徼訐
子貢自警也至於勇而果敢則為子路而發夫聖賢之所惡如
此惟仁者能惡人夫子以為惡不仁者其為仁矣子貢有焉○
雲峯胡氏曰聖賢之所惡若有不同然子貢所謂徼訐者因夫
子所謂稱人之惡與訕上者而推之也所謂
不遜者因夫子所謂無禮與窒者而言之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問何以知其為僕隸下人朱子曰若為惡之小人則君子遠之惟恐不嚴怨亦非所恤矣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許六反則無二者之患矣南軒張氏曰女子陰質小人陰類其所望於人者常深故難養知其難養也則當思所以待之之道其惟和而有制乎夫不惡而嚴乎愛敬輔氏曰此等人有難養之情君子則有善養之道莊以涖之則禮有以消其不孫之心慈以畜之則仁有以頑其易怨之意莊慈兼其不近不遠之中道乎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去聲下同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問此章聖人立言之意固是勉人及時進德慕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苟有特立獨行之士不徇流俗衆必羣嘲共罵何為而不見惡於人者亦不可不知也未知是否朱子曰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南軒張氏曰此又甚於四十無聞者有惡可惡又下於無善可聞也○吳氏曰終止也其終也已衰其不復有進也○厚齋馮氏曰人之血氣三十而壯四十而定過此則神日衰息少能精進以古人以四十為成德之時無聞見惡皆以是為斷也蓋世有晩而知道者焉得而絕之故知其為有為之言○雙峯饒氏曰古人多說四十如四十不惑四十不動心四十五十無聞之類蓋至是血氣盛極將衰之年於此無成則亦已矣後生不可不痛自警省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七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八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上声凡十一章通考勿軒熊氏曰孔子出處凡二章則聖人之時也三仁夷齊孔子皆稱以仁狂接輿沮溺荷蓧之徒雖不足以知聖人亦不失為辟世之賢者師摯八士亦取而附其後衰世之志焉

ㅣㅣ去ᄒᆞ고 ㅣㅣ爲奴ㅣ되고 ㅣㅣ오諫ᄒᆞ야 죽으니라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伯叔父也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音羊狂而受辱史記宋世家微子啓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度紂終不可諫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為

之臣으샤 뒤殺애ᄒᆞ 수이신ᄂ니라

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因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軍門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去聲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當葛反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紂改行可見其至誠惻怛處不知箕子至誠惻怛何以見朱子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著紂之怒不殺他然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然是若有殺諫臣之名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死佯狂亦以易而特書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或問按殷紀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爲奴爲紂所囚蓋以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爲重義當早去又況知紂之不可諫

之故遂去之而不以為死嫌于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囚死而不以為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己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己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之故佯狂為奴而不以為辱此可見三仁之所為易地皆然或以為箕子天畀九疇不傳而不敢死則其義說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得心之躰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所以全心之德而同謂之仁歟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此言先後不同者史所書者事之實此以事之難易為先後耳○張氏庭堅曰死者非沽名去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仁之所存義之所宜其去就死生不在於一身而在於天下國家也○勉齋黃氏曰或問言仁與集註不同者先師言仁之義則固以心之德愛之理為主矣言人之所以至於仁則以為無私心而皆當理也或問之言指三子之所以至於仁而言也集註之言正指仁之義而言也然其曰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曰全曰不咈則或問之意已在其中矣讀者默而識之可也○慶源輔氏曰愛之理分言之仁也心之德專言之仁也不咈乎愛之理指惻怛而言有以全其心之德指至誠而言也○厚齋馮氏曰三人者不特為國大臣又為親屬之愛存焉使為大臣而已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惟其有親屬之愛宗祀存亡寔同休戚故或死或去或囚而不辭皆足以謂之仁○雙峯饒氏曰前三句門人因孔子說有三仁一句却記上三事為提頭然

當時所記必有次序當箕子未奴比干未死時微子已有去志書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又勸其去曰詔王子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顛隮則微子之去在先無疑其次箕子之奴比干之死雖未知孰先孰後竊意箕子之諫必在先是將為所能容比因奴之而已及比干總之則忠歎已甚故竟殺之三人之行雖不同皆非有所為而為之也或問據史記殷紀以為箕子之奴在比干既死之後又序去此不同疑當以論語為正云曰集註於伯夷叔齊求仁得仁章曰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於此則云不咈乎愛之理此處使本差等蓋合字即字是順說不咈則似有所咈而實無所咈且如微子是紂之元子箕子比干是紂之諸父皆同姓之親合或去或奴或諫死皆能咈乎愛之理然其本心只是愛君憂國皆有至誠惻怛之意蓋曰下味乎愛之理中庸稱舜曰大德必得其名至武王只說不失天下之顯名蓋武王殺紂似乎失名其實不失也雲峯胡氏曰至誠惻怛蓋謂三仁愛君憂國皆非有所為而為也有所為而為之則雖有惻怛之意而非出於至誠矣至誠者仁之存惻怛者仁之發 集註繫下不咈二字蓋自上文同字生來三子之行不同其跡似相違以去者為仁則不去者似咈乎仁矣以死者為仁則不死者似咈乎仁矣愛其皆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是其去就死生雖不同而皆不咈乎愛之理即所以全其心之德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

ㅣ ㅣ ㅣ 士師ㅣ
되여 세 번 黜
ᄒᆞ야ᄂᆞᆫ 사ᄅᆞᆷ의
ᄀᆞᆯ오ᄃᆡ 子ㅣ 可히
ᄡᅥ 去티 몯ᄒᆞ랴
ᄀᆞᆯ오ᄃᆡ 道ᄅᆞᆯ 直
곳게 ᄒᆞ야 사ᄅᆞᆷ
을 셤기면 어ᄃᆡ 가
세 번 黜티 아니ᄒᆞ
며 道를 굽혀 사
ᄅᆞᆷ을 셤기면 엇
디 반ᄃᆞ시 父母의
邦을 去ᄒᆞ리오

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虔反

士師獄官魯齋王氏曰舜命皐陶汝作士士之名始見於刑官周禮秋官司寇之屬有士師之職刑官曰士其長曰士師士師之下有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皆掌獄詞者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丁亂反之之言而亡之矣○問柳下惠三黜雖可以見其必以其道而不失焉者然亦使有不蒙底意思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後觀孔子之事則知下惠之事亦未得為中道朱子曰也是如此看是孟子說得好曰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雖不比聖人合於中道然而歸潔其身則有餘矣○問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也此其所以為和而介歟若徒知其不去之為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為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未知是否曰得之○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黜而復仕至於三黜而又不去焉何也曰進

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屢黜而至於三降之辱身援而止之而止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不以為浼焉以黜而

復仕既三黜而遂不去也或曰惠言直道之必黜而不去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之意若曰我豈能直道事人

則固不必去魯而適他國矣其言藹然有無所啻蓋孔者之氣象如此而其道則固自信其不能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

復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列之於逸民之上○南軒張氏曰柳下惠仕則仕黜則黜而未嘗主其道也若枉道

則害於義之理矣至於一子道不行父母之邦可以去而亦去雖周於天下而亦未嘗有仕也則與下惠異矣此篇記柳下惠於

三仁之後以明其趨之一下文又詳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為至矣如楚狂接輿荷蓧之徒則陷於一偏而不足以知聖人

者夷齊之下雖各得其道而未盡其至者然之以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蓋於是無以加矣此孟子集大成之意也〇勉齋黃氏

曰列二章於篇首以見古人出處不同亦各有義然後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出處也○洪氏曰是時三家淅已用事其於

録所有以私意行之者曾不曲法以徇之所以三黜也然桃按而惡直者天下皆是何必去哉○雙峯饒氏曰柳下惠謂直道

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是歎天下無一處之可事無一國之可往此便是他不恭處若夫子則歷聘侯國何嘗以天下為無道有

為之人但惠辭氣雍容不迫而不枉道之意自在其中此所以為聖之和也胡氏嘗云蚳鼃辭靈丘而請士師士師在邑宰之

齊景公이孔子를待호오을至호오되만일季氏그쎄는내能히몯호려니와季孟ㅅ이로써待호리라호고호오되내늙은디라能히써몯호리로다호대孔子ㅣ行호시다

下官小可知惠三爲之不卑小官可見三黜亦想因訟諍刑訓不中而然○新安陳氏曰直道難容雖他國皆然枉道易合雖吾國亦可言終于魯柱道以求合則姑守道而不去於其三黜不去雖見其和而不能枉道則不失其介于謂和而不流强哉矯者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十世家

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索隱曰滑稽亂也稽同也以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言儒者滑稽而不爲法度也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索隱曰息者生也言上古大賢生則有禮樂至周室微而始缺有間也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然此言必非面語音御孔子蓋自以告

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扶又反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慶源輔氏曰景公之言雖無貶而敬之意聖人德盛道尊見者必加敬畏况景公素知聖人者必不敢以是言而面讀之所謂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之說當矣○趙氏曰苟以利心觀則必以爲聖人之去有繫乎待之輕重也故程子特釋之○厚齋馮氏曰此齊其臣議所以處孔子之辭孔子魯人也故議以魯君所以待三卿者待之是時諸侯之賢而國勢富強者宜莫如齊之景公此子之所以欲往焉者也晏平仲得政已三世矣景公至魯與子語而說之其後子不得志於魯遂之齊景公數問政而說嬰之所深忌也所以欲害子而進間言也方責效於期月之間而晏嬰乃謂累世不能殫其學此景公所以謂吾老而不可俟也○新安陳氏曰景公初欲用孔子蓋亦出之暫明終不能用乃蔽於私意昏弱終於亂亡宜矣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

齊人삼음이女樂을歸하야季桓子ㅣ받고三日을므릐아니혼대孔子ㅣ行하시다

攝行相(去)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在呂反)之 史記世家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于邑者不求有司有司常候其職容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 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 新安陳氏曰於用孔子之時而如此簡賢也三日不朝棄禮也 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音祈)而作不俟終日者與(音余) 此引易繫辭之語 ○問史記載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可以止設若致膰則夫子果止否朱子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須討一事故去且如致膰亦不是大段失禮處聖人但因此且求去爾○孔子於

受女樂之後而遂行若言之似顯君相之過不言則己爲苟去故因膰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似以其不致膰爲得非苟去矣○南軒張氏曰夫子說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以色而忘賢之心則道之不行可見矣是以去之○吳氏曰夫子嘗適齊矣已不能用及反而仕魯又沮人出之息已而是八逐之肖之通患也桓子受制陽貨四五年矣不免凡一旦得脫虎口而身夫子從事此其敬慎自强之日也而竟喪於前以驕逸夫子方欲輔桓子以有爲而桓子乃爲若是固不得不行也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曰季桓子不朝禮大其仕其行皆以桓子而定公徒擁虛名於其上也悲夫○雙峯饒氏曰魯受女樂夫子已有去志若遽然便去非唯顯君之過且中齊人之計適然魯郊又不致膰肉故因此微過遂不稅冕而行○齊人歸女樂只說魯歸受之畢竟是歸其女樂於魯君皆有之不是專歸於桓子三日不朝亦是君臣皆不朝緣當時季受之權盡歸於季氏想是他既自受又爲定公受之又曰女樂亦說得不一一說陳女樂於城南季桓子君臣共往觀之三日不朝一說召女樂而受之三日不朝這兩說不同然無可考訂處未詳孰是○新安陳氏曰華淫聲美色而爲一者女樂也爲國家禍其有甚於此哉○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上聲而折中以聖人之行去聲所以明中庸之道也慶源輔氏曰仁謂三仁賢謂柳下惠及下章逸民之

輯夫子於齊魯非不欲仕亦未嘗必於仕但可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此所以爲中庸之道也接輿以下則未免於偏而過之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辟世邢氏曰接輿姓陸名通昭王時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形甸反無道則隱慶源輔氏曰鳳靈物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鳳固然也至於無道而不隱則鳳之德衰矣然以此論君子處身之常法則可至於聖人體道之大權則又不可以此例論也雙峯饒氏曰鳳世治則生亂則不生卽是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蓋麟鳳皆不是有種之物惟聖王在上天地泰和所以元氣之會鍾爲麟鳳如鶴生鵰馬生龍駒之類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夫子而趨不同者也慶源輔氏曰觀接輿之言旣比之以鳳而又疑其衰旣幸其或止而又憂其殆語意懇懇諄復是誠知尊聖人者矣

孔子ㅣ 下ᄒᆞ샤 더브러 말ᄉᆞᆷᄒᆞ고져 ᄒᆞ더시니 趨ᄒᆞ야 辟ᄒᆞ니 시러곰 더브러 말ᄉᆞᆷ 몯ᄒᆞ시다

長沮와 桀溺이 耦ᄒᆞ야 耕ᄒᆞ더니 孔子ㅣ 過ᄒᆞ실ᄉᆡ 子路로 ᄒᆞ여곰 津을 무르라 ᄒᆞ신대

熟其所趨則在於爲人避世以遠害全身而已其於聖人之心蓋不啻如氷炭白黑之不同也○胡氏曰趨不同者接輿有避世之心而無救世之志有堅持操而無變通之宜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上聲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問楚狂接輿等伊川謂荷蓧非高朱子曰以其尚可告語若接輿則全不可曉問當亂世安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猶可以出其他亦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執守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跡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南軒張氏曰接輿之意蓋欲夫子隱居以避世耳觀其知鳳德之衰且辭氣舒暢不迫其爲人天資亦高矣故夫子意其可以告語而欲與之言其趨而辟蓋匿其聲跡而已矣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歷反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六氏曰接輿書楚故沮溺夫人不復書楚蓋皆楚人○雙峯饒氏曰兩耜同隊而耕謂之耦耕

長沮ㅣ 골오ᄃᆡ 輿에 執ᄒᆞᆫ 者ㅣ 누고 子路ㅣ 골오ᄃᆡ 孔丘ㅣ시니라 골오ᄃᆡ 이 魯人 孔丘ㅣ냐 골오ᄃᆡ 이시니라 골오ᄃᆡ 이 津을 아ᄂᆞ니라

桀溺의게 묻은ᄃᆡ 桀溺이 골오ᄃᆡ 그ᄃᆡ 누고 골오ᄃᆡ 仲由ㅣ로라 골오ᄃᆡ 이 魯 孔丘의 徒ㅣ냐 對ᄒᆞ야 골오ᄃᆡ 그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音朔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徒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耰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 覆敷救反 種上聲 亦不告以津處

新安倪氏曰韻會注布種後以耰摩田使土開發處復合以覆種

南軒張氏曰當此滔滔一律誰肯以夫子之道易乎所爲言其旋轉易乎 慶源輔氏曰桀溺以夫子爲辟人而天下比日滔滔不反則世人無一不可避者故

뎌와로ᄒᆞ리오 㴞ᄒᆞᆫ者ㅣ 天下ㅣ다이러ᄒᆞ니 로더브러[illegible] 리오在[illegible] [illegible]

絕人逃世以爲潔而自謂其能避世○雙峯饒氏曰言救世起於不善今雖欲易之無可與爲善之人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音武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群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去聲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去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 程子曰言天下衰亂無道者猶治日是也孔子雖欲行其教而誰可以化而易之孔子言如使天下有道我則無所治不必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方爲時無道故也○慶源輔氏曰天之生聖賢欲其平治天下者理之常也其或雖生聖賢而未欲平治天下者理之變也然既曰聖賢則必以其抱之常者存之心而其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備盡於己矣而措之易亂爲治易危爲安固必有自然之應而天亦未欲平治天下也則亦安於理而已若天下既已平治則亦何用聖人以易之哉○新安陳氏曰但溺以賢人自守之心而量聖人濟世之心宜其不足以知聖人也○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

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朱子

曰說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世未始常住心地戚戚憂然無聊過日亦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其憂世之心要

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下未至亦無知之何○雲峯胡氏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則必不溺忘天下者也聖人之仁不以

無道必天下而棄之則不溺棄天下者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体民物與何忍言之又何忍棄之於此見沮溺之與聖人之

爲仁但溺之爲過聖人之爲中處程氏發心亡於子發出以之心從子又發出聖人之心合是箇仁道是從出他沮溺處專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蓧杖小人荷音仙尋

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周也生十四年矣周子有兄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叔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爲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責其不事農業

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上聲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

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食音嗣見賢遍反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扶又反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慶源輔氏曰夫子所以使子路反見之豈徒然哉必有以也而丈人絕人逃世藐然不復知有君臣之義則夫子之欲告之豈眞先於此也況子路所述夫子之意固可見矣○趙氏曰子路所言雖

未可即以為夫子之語然使之反見則必授以見之之意矣故知其述夫子之意無疑也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居御反而子路益恭慶源輔氏曰初亦子路孝力之所至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新安陳氏曰大倫備於五者此所謂潔身而乱大倫只是說廢君臣之大倫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新安陳氏曰潔身乱倫但留丈人之僑過乎中庸者也忘義徇祿苟仕貪富貴之徒不及乎中庸者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新安陳氏曰朱子嘗為福之同安薄意必自見此寫本也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問集註云仕所以行義不去亦非忘義以徇祿似是兩意朱子曰只是一意纔說義便是

總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卽是此義非是出仕方見得
不仕便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到灵公
問陳遂行景公不能用又行稱予受女樂又行無一而非義○
或問道之不行矣而徙仕何乎曰仕所以行義也義則有可不
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
義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
嘗懷私徇祿而苟於仕也由此觀之道義之未嘗相離可見
矣○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也有進退去就在裏如丈人直
是截斷只見一邊○南軒張氏曰丈人是二子之長幼之節不
可得而廢也既不以仕則夫君臣之義又烏得而廢之乎彼蓋
欲潔其身而不知亂倫之害於人道爲大也君子之仕豈爲他
哉行吾義而已道之不行君子豈不知乎而汲汲於斯世者固
有不可以已者也○慶源輔氏曰丈人之接子路雖倨而子路
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蓋因子路之敬長有以感發其心而知
長幼之節不可廢耳夫長幼之節君臣之義皆天叙之典人之
所不能無也丈人知長幼之節之不可廢而不知君臣之義不可
廢是其心必有所蔽故一得一失或明或暗雖然而不自知其然也
聖人於此因其所明以曉之○君臣之義雖本乎天而具乎我
者也道雖存乎我而其行止則繫乎天者也具乎我者不可廢
而繫乎天者則非我所必也故孔子雖卒老於行而終不敢深藏
固閉以自潔而廢君臣之義甚義之為言宜也既曰義則事便
有可否身便有去就可則就之否則去之固有截然不可移易

者故聖人之法君子之行既不可以潔身而亂倫如隱者之爲亦
不可以忘義而徇祿如世俗之仕者也○雙峯饒氏曰前章說天
下有道不與易可見聖人救世之仁此章說君臣之倫不可廢
可見聖人出仕之義問行其義與道之不行道義如何分曰只
一般說指合體言義指一事言如父子親君臣義至朋友信總
言此道也聖人之道行於天下則人人共由此道如義只是君
臣有義一件而已然道如遇賢君或後行義則是我自家
行底孔子進知當時道之不行而自家却不可不行其義○范
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
鳥獸同群則決性命之情以饕音叨富貴莊子騈拇篇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
以饕富貴決破壞也貪財曰饕○雙峯饒氏曰隱是所之爲
隱者專要做那高尚底事所以甘於往而不返仕者要安做
那通達底事所以溺於下流而不止也爲高者絕人忘世爲通
者患得患失二者皆非中道決如決水壞了隄防便走了水性
原於命者爲情皆天理發見出來者所以謂之性命之情若如
貪溺於富貴必壞了性要發爲四端之情如決去水之隄防如
何留得水住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不
廢君臣之義不潔身以亂倫而必以其正不忘義而徇祿所以或出或處上聲

而終不離乎於道也道即中庸之道孔問長與歌以諷孔子蓋欲以風切孔子欲言之則趨
而避之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固將有以發之而二人
不答所問微然有非笑孔子之意至於荷蓧丈人知子路之賢
則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與親之厚之如此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則先去而不秘見夫數子者若謂其無德
而隱則從狂耕耘以避亂世雖然不以道與利遊動其心而確
然自信不移若有所得者若謂其無道而隱則危邦亂世道既
不行亦未見其必可以仕也特其道止於欲潔其身而不知聖
人所謂仕止久速者知所謂無可者矣而未知所謂無不可者
也故其規模氣象不若聖人之正大必以索隱行怪視之意
未知是否先子曰無道而隱如蘧伯玉柳下惠可也被髮佯狂則
行將矣沮溺荷蓧亦非中行之士也〇勉齋黃氏曰列接輿以
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忘然
忘世所以為聖人之出處也然即三章讀之見此四子者律以
聖人之中道則誠不為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為
人其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慕彼於聖人雖有所不滿於心
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祿而不知止者不啻若犬彘耳是豈非
當世之賢而特立者歟以子路之行而拱立夫人之側若子
弟然豈非其氣可敬故嘗謂若四人者使夫子然後可以議
其不合於中道未至於夫子者未可以妄議也貪祿嗜利之徒
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詆之欲以見其不可不止多見其

不知量也○雙峯饒氏曰勉齋此段說集註之末於四子皆賢人也纔見世亂便以避世爲高是甚次第但孔子之意則又謂當此世若人人如此避世天下誰與治者故不得不行其義勉齋又嘗言在今日救世之道正當扶起沮溺等人此真名言○雲峯胡氏曰接輿沮溺丈人章首冠以楚狂二字皆楚之狂者也狂者志行之過集註此篇之末謂夫子於此四人有惓惓接引之意在陳之歎蓋亦如此然魯之狂士何幸而得在聖人陶冶之中楚之狂者又何不幸而自棄於聖人造化之外也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少去聲下同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夷逸朱張不見 見賢遍反下同 經傳 傳去聲 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與平聲

新安陳氏曰不事其君不降志可見不立惡人之朝不辱身可見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中去聲下同

柳下惠事見上 李氏曰惠不辭小官降志也不羞汙君辱身也 倫義理之次第也

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久 居隘 朞悲哀三年憂 記雜記下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 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慶源輔氏曰慮對倫而言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人之正思慮也中倫謂所言合倫理中慮謂所行當人心人心乃人之公心即義理所在也或以為中我之思慮者誤矣○雙峯饒氏曰降志辱身行似卑污但其言中倫行中慮異乎世人之降志辱身者所可取者如此而已矣使不中倫慮則降志辱身便不好了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 音短 髮文身裸 力果反 以為飾 左傳襄公七年子貢曰太伯端委以治周充仲雍居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 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慶源輔氏曰仲雍退處句吳以獨善其身所以合乎道之清即伯夷之清也放言自示其不可用所以合乎道之權放言雖無所考然觀其斷髮文身之為則放言自廢固宜有之○雙峯饒氏曰中清中權是合道理底清權故集註皆以合道釋之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南軒張氏曰無可者不以可爲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爲主也夫子之心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其曰無者言其不存乎心也若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下惠少連則未免有可也○勿齋胡氏曰無可無不可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設有人焉絶世離俗無一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孤介一隅之士耳設有人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遁苟合之人耳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聖人無不可而無可則不流也言之如平常行之實未易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心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辭者如此○雙峯饒氏曰方其事未定之時則此心無可無不可及其事已斷之後則自可有不可矣○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去聲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去聲群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音余○雙峯饒氏曰夷齊遯世離羣與沮溺之徒不同遜國而逃父子兄弟之倫厚矣其諫伐而餓君臣之倫厚矣

此便見他不是全然忘世底人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慶源輔氏曰遯世離群出乾卦文言伯夷惟於清之一德極於聖耳他固有未盡也故曰下聖人一等然視衆人之性行則固爲高矣隱居則虧君子庸行然身中乎清而不干然不汙而已去伯夷之清則有逕庭矣故言雖不合先王之法然自廢則中乎權而得宜權而得宜與權不失正也方外之士蓋指接輿沮溺丈人之徒然此兩語出莊子所謂遊方之外不可拘於禮法也故其弊必至於害君臣之義廢先王之教而賊亂人之大倫也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新安倪氏曰常適其可如學記當其可之謂時之可謂合乎理之當然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刄丁乱

之南軒張氏曰七人者皆逸民而制行則異亦有深淺不同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其清之至乎下惠少連雖立於惡人之朝未免乎降志辱身然道則未嘗枉也故言不失於倫理而合不違其思慮此所謂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者也至於虞仲夷逸則又其次也放言謂其言放而不拘也異乎中倫者矣然而其辱身亦合於清者之所焉而其退而廢也亦非索隱行怪之為有合於權為可取也若夫子之無可無不可則異乎七子者之類矣【通旨】朱氏公遷曰泰伯仲雍俱是以天下讓而夫子稱之有輕重不同蓋泰伯乃太王長子確然當有國者而見幾明決用意忠厚當其欲仲雍俱逃之時仲雍未必能及此只從其兄所為耳況其不去太王亦豈舍季歷乎

○大師摯適齊大音泰

大師魯樂官之長上聲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繚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注大食朔日月半以樂宥食時也宥勸也干繚缺皆名也朱子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

飯以魯之師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齊氏曰魯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一飯豈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僭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邪記者起數以亞其次魯之舊以見其旨之僭邪○厚齋馮氏曰天子諸侯皆以樂侑食每食樂章各異各有樂師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内

播鼗武入於漢鼗徒刀反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史記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

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望羊視也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上聲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音灵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勉齋黃氏曰列此於逸民之後以嘆魯之衰世衰不可以復仕也○慶源輔氏曰自太師而下皆日傷時之甚禮樂僭妄亡而辭亂者故以記逸民之後○新安陳氏曰上失其道下擅其權大義不明正論不行則禮樂不可作今也魯甚衰矣三家強僭王綱掃地生民且塗炭矣若是固可以作禮樂乎夫既不可以作禮樂則太師以下諸官尚可以守其職乎夫既不可以舉其職安得不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乎○雙峯饒氏曰賢者往樂伶官已衰世之事到夫子時伶官亦不可仕想是時崇尚淫哇之樂正樂不存是以皆散之四方○洪氏曰記此篇者先齊致女樂後此章不無微意蓋魯之君臣[illegible]溺於女樂樂官失職盡無所留矣

弁皆驟散無一人留樂工皆去樂音絶矣夫子初心欲定禮樂以示來世而乃廢絶如此此章所記雖若泛及其實深有感也夫○新安陳氏曰魯末樂崩賢人而隱矣樂官者皆散之四方魯之衰微可知矣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故師摯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亦一時也及其末年而樂衰故自師摯之去諸賢皆有望望然去之者此一時也諸賢之去固見魯政衰微之益然諸賢知出處之義而能去亦見夫子道化之功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詩紙反[illegible]作也金氏曰施福本同閩元本作弛即孟蜀石經也○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上聲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不弛其親親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任賢也故舊無大故不棄敬故也無求備於一人用才也親親而不違任賢而不貳敬故而不忘用才而不苛此皆忠厚之意○胡氏曰此伯

魯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勉齋黃氏曰列此於樂工之後以嘆周之盛世其待親賢如此則豈有樂工相率而去也哉○雙峯饒氏曰前章逾河蹈海是魯末世事此章是魯初立國時其待親賢也如此忠厚末後忘使樂工不能安其身豈不可歎○雲峯胡氏曰周家以忠厚立國周公告魯公字字皆是忠厚之意使此意無盡則太師以下何爲而去哉門人記述相次固有意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騧烏瓜反或曰成王時人鄭玄說或曰宣王時人劉向說蓋一母四乳乳音儒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說文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胡氏曰謂母孕乳而二人也古者以伯仲叔季爲長少之次如仲孫叔孫之類今重複命名故意其四乳也○雙峯饒氏曰四乳皆雙生固爲異事八子皆賢尤異事也故孔子稱之可見周時氣數之盛○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新安陳氏曰記魯末賢人之隱遯而終以周盛時賢人之衆多其有傷今思古之心乎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

師摯八士既皆稱賢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音權)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去聲)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新安陳氏曰所過謂離人以爲高所不及謂不能成物以見於用○勉齋黃氏曰此篇多記仁賢之出處列於論語將終之篇蓋亦嘆夫子之道不行以明其出處之義也其次第先後亦有可言者君子之用於世其或去或不去莫不有義焉三仁柳下惠是也孔子於齊魯知其不可仕而遂行者義也知其不可仕也而猶往來屑屑以救斯世接輿沮溺荷蓧丈人未免有疑焉者亦義也列逸民之目而斷之以無可無不可所以見夫子出處之義也至於樂工相率而去之則又以明夫決不可以自爲也稱周公之言以見古之親親而尊賢敬老而器使一出於仁厚之意則安有望望而去之者哉此周之人才所以盛而拳拳一姓八士以終之所以傷今思古而嘆夫子之道窮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八

